

300

書叢軍空

空軍一年記

著編明克



正中書局印行

J
1061
31



前言

這是一個空軍政訓人員，把他在空軍界服務一年的經驗，寫成這本書。這裏不僅寫出

關於戰爭時期中國空軍的種種動態，並且反映出一年中戰時中國的種種現象。

並非完全無遺，因為有許多機密事情不能公開，或尚未到公開的時期。還有另外許多有關軍事機密的地方，在書中都用××代替，這點不得已的苦衷，要請讀者原諒。

這次全民族的艱苦抗戰，是中國五千年來第一件大事，它將是歷史上最珍貴的一頁，而後世的子孫永遠追念不忘的。我們很驕傲，恰恰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親歷這個神聖的戰爭。此日的一鱗一爪，都值得他年的追憶和回味。這長期的抗戰不知何日結束，深恐日後遺忘，無從記憶，因此在今日抽暇將作者參加戰時空軍一年的經過，寫成此書，以備多少年後的參考，這是著述本書的原因。

前

言

民國廿八年六月於重慶

一九三×年的春天，武漢的人潮在抗戰的熱情中沸騰着，這揚子江中部的都市，頗有一些亞熱帶的風味。強烈的陽光照着那些西式建築、柏油馬路、以及許多鬧市商店的店招，人們穿着薄質的衣服，臉上紅紅的，爲戰爭的情報和戰時後方的緊張生活而興奮着。他們匆忙地從武昌到漢口，從漢口到武昌，穿過一層層買報紙雜誌的難民羣，被擁擠的人羣吞沒進去。

江漢關的巨鐘，巍然地俯瞰一切。沿江馬路的高大紀念塔，上面懸着碩長的橫路：「貢獻一切給民族、國家。」

這孕育有一百二十萬人口的武漢三鎮，象徵着抗戰中國的心臟。粵漢、平漢，這兩條重要的鐵道，整天整夜地運送着抗戰的資源和人力，而偉大的武漢就成爲這兩條大動脈的交切中心。

一九三×年三月廿六日，我被介紹到××××，去會晤中國空軍首腦部負一部分重要

責任的C長官，他是在青年軍人中很負時望的。

走過那繁華的江濱路時，百貨公司裏正奏播着抗戰歌曲，人們像潮水似地來來往往。我走到C將軍所約定的地方時，正好在他約定時間的前五分鐘。那是前日商X×洋行的舊址，水泥的短圍牆，鐵門前站着一位守門的武裝同志。門內有一片空地，裏面是一座外表頗為蒼老的四層大廈。一個印箱在拿着餐具橫穿過天井，這大概是本屋的看守者，而目前是在閒散狀態中的。

經過傳達把名片遞上去，自己便被引導到一間頗為細緻的會客室，沒有多大停留，我便被招呼走進隔壁那間屋子去。

C將軍穿着空軍制服，從袖章和襟標上可以看出他是空軍上校的階級，他正坐在一張寫字檯上，一只呼人的鈴和一具電話最惹人注意，因為他是常常在用着它們。牆上掛着額袖像，許多地圖，一具時鐘在牆上發出輕微的響聲。

當我踏進屋子時，C將軍正在看着什麼，我的腳步驚動了他，他見了我，便示意我坐在他桌子對面的藤椅上，一面把正在看的東西放下。

「很好！我聽見X先生說起你，你對於在空軍界工作很有興趣嗎？並且具有決心嗎？」一個又溫和又嚴肅的聲音問着我。

「是的！」我的回答是簡單而率直。

C將軍笑了一笑，把他自己的兩手交合着，把臂膀撐在桌子上，身體向後略仰，「那麼，你對於中國空軍的認識如何呢？」

「中國的空軍，是一羣熱情而愛國的青年的結合，他們將在艱苦中長成，在奮鬥中強大。但是，必須給他們以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政治訓練，甚至在生活和思想方面予以嚴格的規範，那麼我相信，中國空軍的前途很樂觀，很光明。」

我的說話好像很爲他所喜，因此C將軍微笑着領首，和我又談了些其他的話，我見他很忙，便與辭而出。

第二天，我接到他一封信，命我赴×××服務。

我很高興，因爲我從此便是空軍中的一員了。倒不是那金黃色的大帽花，或燦爛的臂章吸引了我。而是在抗戰中國，空軍和陸軍一樣，都是血和力的集團；而新中國的新興空軍，是更機動更活潑的武裝隊伍；我能成爲少年空軍的一員，怎麼不心竊自喜呢？我快樂地仰天遐想着，忽有三隻祖國的飛機劃天而過，鮮明的青天白日徽歷歷可見，我不禁油然發出一種親密之感。

從此朝出晚歸，江漢路上每天都有我的足跡。我們的工作時間是上午七時半至十一時半，下午一時半至五時半。工作室相當寬敞，那是在四層大廈的最下層，我們一部分是×××，對面是××××。每天走進來時，迎面是一塊木牌，上面寫着總值星官、值日官、

值日班長的名字，除值星官的名字每週一換外，其餘的名字都是每日一換的。這些名字，最初自然生疏，但不久大家便都弄熟了，因為工作上或生活上接觸的緣故。

日商××洋行的屋子是相當富麗的，現在成為我們的辦公處，這在抗戰時期百凡就簡的時候，這辦公處已有充分的理由使我們滿意了。用皮鋪成的地板，走上去不會發出響聲。那時天氣已熱，裝備整齊的電風扇，恰巧供給我們急行回來流汗時應用。美中不足的，就是因為房子太大了，屋子中間的部分常常顯出黑暗來；幸虧天花板上的電燈裝得很多，並且很好看，因此我們白天也常常開着電燈，在弧形的電光之下，陪襯得這屋子更富麗了。

今天我奉命寫一篇「告日本軍官佐士兵書」，預備印好後由我空軍遊往前方向敵人陣地散發。我們知道，在歐戰的時候，協約國利用空軍，投寄極銳的宣傳文章，計共六五、五九五、〇〇〇、〇〇〇頁之多，德國之最後失敗，除者每歸功於協約國宣傳之力。我們這次被迫抗戰，要以精神戰勝敵人的胸懷，決不可漠視宣傳之力；而敵國軍民，為其軍閥麻醉，不知道為什麼要來華作戰，他們的益虛的心靈，正需要我們給以適當的宣傳洗禮，使他們知道是受欺騙了，趕快回去和逼迫他們來華犧牲的人算帳。我因為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我很高興做這一件工作。

為了取稿紙，我走進儲藏室去，在那裏，我看到許多日文雜誌、日文書籍，大部是講他們所謂「支那」事情的。特別有許多史地書籍，所講的都是滿清時代中國的情形，他們却

書籍者作爲貴重的參考物。敵國的宣傳者都還以滿清時代的中國自我，而完全忽視了新興中國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思想，他們是何等誤認了中國啊！當我隨意地翻閱時，忽然看見許多筆記的情報錄，上面寫着許多抗戰前關於我國的軍事情報，上面有詳細的統計數字，不問關於軍事的或經濟的，而竟鑒地冠上「中央系」「北支」「浙系財權」等古怪的名目。

我不自覺地嗤然笑了，並且立刻養生了如下的感想：在戰前一切在華的日本商業機關，都在做着間諜的工作；這次長江流域日商的撤退，時間是很匆忙的，因為突然的撤退，所以許多他們認爲很重要的情報文件都未及攜去。而這些所謂情報，都是不確實的，歪曲的，戴了著色眼鏡觀察現代中國的一切，其結果斷然全非中國的真相。而日本當權者即以這些情報做根據，因而助長其侵略的野心，從而發動這次野蠻的侵戰，真是十分可惜可恨的事。

一小時後，我的一篇「告日本軍官佐士兵書」寫好，其內容是這樣：

親愛的日本軍官佐士兵們！

我們是以武器互相攻擊的敵人，但寫這封信給你們却全無絲毫敵意；反之，我們對你們却充滿着友誼和同情。

中日戰爭已經繼續了九個多月，朋友，當你被調來華作戰的時候，你們曉得究竟爲什麼要打我們中國嗎？中國的土地被侵佔了，中國的人民被殺戮了，中國沿海繁盛

之區，到處都受着戰禍，變成一片荒涼了，朋友，這是誰的罪過啊？

中國沒有罪惡，它並不如你們軍閥所說的那樣仇視日本，而需要你們皇軍加以「修飾」。中國政府和人民，以誠意和平待日本人民，只有侵略我國的日本軍閥，纔是我們的仇敵，大多數的日本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這次抗戰是神聖的，爲求國家的獨立自由而戰，爲求生存而戰。

朋友，當你們被驅離國時，你們的軍閥不是說，不到幾個月你們便可回去嗎？現在怎樣？你們同來的夥伴們，死的死了，傷的傷了，有人回去了沒有？朋友們，醒來罷！日本軍閥的話都是詭人的；中國士兵的英勇，你們在戰場上想必經驗到了，戰爭是無厭的，除非你們的軍閥倒了，你們休想回去。朋友，你們都有家室，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可憐他們都在你們國內候着你們回去呢！你們想活着回去嗎？那麼，只有和英勇的中國士兵攜手起來，自動停止作戰，回過身去，一同打倒我們中日兩國的共同仇敵——日本軍閥。

朋友，趕快醒來，放下你的鎗桿，回到東京和欺騙你們的軍閥算帳去！

中華民國全權官佐士兵敬告

這篇短文寫好後，我遞給坐在對面的一位同志看。那位同志看後說：「日本軍人受着他們軍閥的麻醉訓練很久，你希望他們看了這種文字便能自動罷戰嗎？」

「我當然不那麼想，不過，倘若這些日本士兵還有人性的話，我想他們一定要反省，而慢慢覺得實在是受了日本軍閥的欺騙。只要有這種覺悟，那麼，日軍臨陣反戰的一天必然地會到來的。」這位同志聽了我的話，點頭稱是。

於是我便招呼印刷公司來，叮囑他印五十萬分，限三天印好，以便送往飛機場，由飛航員帶往戰地去散發。

當我走出辦公處時，我看到屋前那個日商××洋行的招牌，而現在却連以抗戰標語的那個東西，忽然會心地笑了。真奇怪，在一年以前，這裏是日商壓榨我們血脈的商業機關，同時又是許多陰險的日本人，在這裏秘密做情報工作的處所；而今日，在同一個處所，却是我們做抗戰工作的空軍策源地，情形是變化得多快，而且多奇突啊！這動人的對比，正和屋前的日商廣告，換上抗戰標語一樣，是很足以使人細細的體味的。

二

這幾天，我正忙着兩件事情，一件是填保證書，一件是體格檢驗。

保證書，是要三個空軍高級將領作保，或三個陸軍少將以上者保證，纔能生效。另附一張志願書，表示願忠誠服務，不得洩漏軍事機密。經過三四天的努力，我終於辦妥了。

每一個初進×××的人，最感困難的，便是體格檢驗，因為它是相當嚴格的。中國航空軍官學校的入學試驗，其規定的體格標準如下：

一、身高一六〇公分

二、體重五二公斤

三、聽力兩耳皆為 $\frac{8}{10}$

四、近視五、五公分

五、視力兩眼皆為 $\frac{20}{20}$

六、辨色力正常

我們的體格檢驗，雖沒有學生那樣厲害，但也相當嚴格。許多人都因為體格不能及格，而被摒於×××的門外。因此，當我在約定的時間，走到醫務科時，心中不免惴惴然。

醫務科是在我們×××的後面，當我走到二層樓的綠色扶梯旁時，一陣酒精味散布在空氣中，許多女護士和勤務出進着。我走進第一間屋子，一個頗為年青美貌，而身材略顯肥胖的女護士招呼着我，要我在一張印有很多方格長格的硬卡上寫下姓名、處科，然後，一位助理醫師走來，領我去看壁上的「形圖」，並且把時錶給我聽，以試驗我的視力和聽力，又命我坐了，用一個東西敲我的腿，看它有沒有彈性，以試驗我的神經觸覺。

是否正常。

接着又塞一個圓形的東西在我手裏，叫我用勁握；我真奇怪，想不到我左手的握力比右手相差一半。一會兒，我的耳朵和鼻孔都給那位白衣醫生「透視」過了，大的橡皮球也吹過了，於是醫生便交還我那張給他畫上許多符號的硬卡，令我走進第二室中。

現在，呈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非常胖，動作很遲緩，臉上却顯着孩子氣的中年醫生。他那肥胖而木然的臉，似乎是永無感情表露的。他叫我脫去上身，聽聽這裏，敲敲那裏，又把皮革把我的肩膀細起來，細得我怪難受的，旁邊一位助手却在看着錶，紀錄我的血壓和脈搏。

觀一個便，看到女護士們都不在，他便催促我脫去褲子，檢查下部。他很匆促地做，好像生怕一下子給女護士撞了進來。我不覺暗自發笑，為什麼不另外闢一間較為隱蔽的房間呢？

後來他取出一本書，翻開來，上面都是紅黃綠各色小點，他叫我讀。我想，這上面一片糊塗，看了都叫人頭痛，如何可以讀呢？因此便老實說：「我看不出字來。」好像給他捉着了似的，他的無表情的臉高興地笑着說：「看不出什麼來，真是嗎？」正在他得意的時候，我忽然在那紅綠色的點點中，隱隱看出幾個數目字來，它雖然巧妙地隱藏在書本裏，却給我捉着了，於是我便一頁一頁，流利地讀了出來。我高興了，然而那位既笨且胖的醫生

却失望並且厭倦了，正像獵犬失去了它的獵獲物一樣。他灰心了，匆匆地結束了我的體格檢驗，而我却像遇救般逃了出來。

走到門口，正遇到那位年青的女護士，她告訴我三天後便可以看到檢查的結果，並且殷勤地向我送別。

回到辦公室，前幾天送印的「告日本軍官佐士兵書」五十萬分，已由印刷所全數送來，我檢點無誤，於是便命人抬上汽車，親自送到飛機場去。

一出江漢路，穿過平漢路崇禮門的鐵路，車子走上中山路，便以四十五碼的高速度，向西疾馳，經過中山公園，兩旁建築慢慢稀少，終於到了非常荒僻的地方。四周都是鄉村景色，這在久居城市中的我，頗有一種新鮮之感。日光明亮地照着大地，平坦的柏油路使人耀目，初夏的森林草木，發出一種清幽的香氣，直向車窗撲來。當我領略忘神時，車子已經過第一道崗位。因為車子外面有××××的標誌，而我自己又著了空軍制服，所以車子毫無停留地，在衛兵敬禮的姿勢下疾馳過去，一連穿過了第二道崗位、第三道崗位，車子便停在飛機場的進口。

好一片空曠的原野，沒有邊際，在場子的各方面，閒散地停着我們的機羣。它們裝着草綠的色彩，在祖國的白日青天天下，顯示出無上的雄姿。若干機械士在忙著看護它，檢視它。一些飛航員，三三兩兩地在屋子前走出走進，他們穿了整齊的飛行衣帽，大概是在警

戒之中，準備一遇警報，立即起飛迎戰，而予暴敵以重創。

恰我走進辦公室時，遇到第×路空軍司令，我把印刷品交給他，他很高興，表示在三天之內，一定送到前線去散發。他說：「自從抗戰以來，敵人每每利用他們的空軍，從我們的前方或後方，投擲荒謬文字，我們不能不給他們一個正義的答覆。」他又說：「厭戰的時候，宣傳文字被認為精粹的武器，而其效果也很大；在這次中日戰爭中，我們切不可輕視這一武器，而應該好好地加以利用。」

這時，來了兩位空軍軍官，司令便為我介紹，一位是××總站長，一位是第×大隊的大隊長。第×大隊當時正擔負着守衛大武漢天空的使命，隊員們都是身經百戰的宿將，被認為祖國天空的「銅壘」的。兩位都很忙，握手後，來不及寒暄，他們便都坐到寫字台上工作去了。幾乎每隔兩分鐘，便有一張情報來，報告某處發見敵機，某處敵機三架向西行進，有追擊××勢。於是，站長便把一個一個的電報寫在懸在壁間的黑板上，我們一看，對於數小時內敵機行動的半徑動態便瞭若指掌。

另外，全場值勤人員，自站長起乃至勤務兵止，以及值班的（在警戒中的），休息的飛航員，他們的名字都寫在壁板上，這些名字都發着光輝，好像含蘊着一種青春的血和力似的。

和司令談了我方飛機的性能和補充等問題，司令便邀我去看飛機。因為天氣太熱，

外面的太陽光很厲害，而且司令的公事很忙，我不願麻煩他了，因此便辭別了他，一個人走到另一間屋子，那是在警戒中的飛航員的休息室。綠色的草地和綠色的窗簾，兩重反光映的屋子裏充滿了綠意。飛航員們悠閒地在看書，裝菸，或者兩三人在一起用撲克牌玩着 *Donkey*，不時有一種興趣的笑着，從幽靜的空氣中散發出來。

桌子正中，放了一架留聲機，這時在休息着，許多畫報堆在桌上。我一進去，便看到一位同學的令弟，原來他也是第×大隊的驅逐隊員，今天正在警戒之中。

我們緊握着手，半天說不出話來。

「真是爲國宣勞，生活怎麼樣，一切都方便嗎？」

「虧不到爲國的誨！」他孩子氣的訥訥地說，「不過是打仗而已，生活還好。」他兩目灼灼地望著我，他素來是沉默寡言的，自從打仗以來，好像更沉默了，但在沉默中却有一種力，好像他已經抱定了某種決心，這從他的既勇敢而又帶幾分憂鬱的臉上可以看出來。他已決心爲國犧牲了。可不是嗎？在我和他會見的三個月後，聽說在北方××之役，他終於殉國了。我一面爲我的同學慶賀，因爲他有這樣光榮戰死的老弟，一面我却時時想起他那稚氣的臉，沉毅的眼。那臨別的一眼，它不是已經告訴我，他已有爲國戰死的決心嗎？

汽車循原路疾馳而返，我看到路旁鮮豔的花，不禁想起這班英勇的空中戰鬥員，他們的生命，像一首詩，像一朵鮮花，熱烈，芬芳。孩子們！幹吧！生在現代中國，你們的一

生是值得的，是發萬人欽慕的。

三

天氣很熱，四月的氣候，在萬里無雲的烈日之下，有如我們江南的盛夏。漢口的熱天是難受的，有經驗的人都這樣說，在漢口沒有度過夏天的我，四月裏的武漢天氣好像對我示威。

江漢路上一另款冰室開門了，我從炎熱中逃避進去，作初次的巡禮，在屋角便看到同事H君，伴著他的就是那位體態豐滿的女護士。

「請這邊坐！」男的站起來招呼。

「C先生，你的體格檢驗過了，知道嗎？」當我坐下時，女的便笑着告訴我，露出她那一排潔白的牙齒。

「多謝您，費心得很！」

「太客氣了，不過，聽說您的胃不很強，但在檢驗上是沒有關係的；不過，站在友誼的立場上，希望多多珍攝！」女護士很會說話，並且有一點教會的氣息，我猜她是教會附設的醫院裏畢業的。我和她閒聊了一會，便問H君：

經年一年記

「近來的佳作多嗎？」因為H君是喜歡攝影的。

「事情太忙了，沒有工夫多拍。」

「是的，聽說H君的交際很忙！」這話說得兩人都聽爲怪了，女的臉上泛出紅暈來。大家在談着，飲着冰，忽然外面報販們飛跑，叫賣號外，圍聲哄成一片，再也聽不出

叫些什麼東西，只聽得「大勝！」「大勝！」

「台兒莊我軍大捷！」這是號外上的巨大標題。

飲冰室裏的人都騷動了，一堆一堆地聚着人頭，在擠着看那幾張號外。原來旬日來敵軍沿津浦路南下，被我軍誘引至有利地帶，在絕對優勢的良好地形之下，包圍敵軍至兩師團之衆，這是世界少有的偉大殲滅戰，其聲威可與歐戰時的坦能堡相比擬，這就是我軍在台兒莊的大勝利。

我們面對着這個捷報，從每一個字裏每一行間，尋出我們所要看的勝利的描寫；但電文是簡短的，突然，這每一個鉛字長大了，長大得像有一丈見方，而且好像鋼鐵般有力。大家滿足地呼了口氣，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笑容來。H君說：「這兩天的日報上已有台兒莊勝利的預兆，想不到勝利的捷報這樣快。」張小姐用她那肥白的手，給各人倒了一盃汽水，她笑着說：

「就當它酒罷！祝賀台兒莊大勝利！乾盃！」

我們一笑而乾，其他的桌上也見而仿效，一時叫侍者來汽水，來啤酒，鬧成一片，侍者們忙得不可開交，然而笑容掛在每一個侍者的嘴邊，他們高興到幾乎拿着酒瓶要跳躍了。

一陣爆竹聲，自遠而近，一輛汽車懸着慶祝台兒莊大捷的白布，放着鞭炮疾馳而過。好像有傳染病似的，從街的這邊到對面，從遠處到近處，只聽得一片爆竹聲。大家都站到街上來，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你笑，互相歡呼，許多人的臉上都流出淚來。我們的民族情感是素來不大流露的，但在敵人的壓迫之下，我們的國家和同胞，屈辱的夠了，今天我們總算吐一口氣，大家狂喜地流着熱淚，大大地歡呼一下了。

踏着滿街的爆竹碎屑，衝着滿臉流汗興奮着的人羣，我們回到××××。在那裏，勤務兵正在忙着放爆竹，而辦公室裏，大家也都暫停了工作，談着勝利的消息。大家望着街上，希望得到繼續來到的喜訊。在強烈的日光下，女人們的淡色的夏裝，白色的帽子，映着有些耀眼。五丈遠的地方還在放爆竹，許多女人坐着車子過去，背過身去生怕火燒灼傷她的衣服或身體。

傾軋發出訓話來，要我們「開聲勿驚，開聲勿驚」。我們決不開聲而驚，也不開聲而驚，我們全民族的興奮鼓動，乃是出於真心發出的喜悅和愛國的熱誠，決無一點驕氣存在。凡抗戰的每一次勝利，都是傾軋的頑武和衛國健兒的血肉所換來，我們只有感激、

惕勵，決沒有絲毫倖放縱之心。

從市黨部得到的消息，今天晚上，將有慶祝台兒莊勝利的盛大火炬遊行。這種威風，足以激勵士心，鼓舞民氣，所以是很應該的。於是我們×××整個顫動了，大家忙著計劃、布置，使晚上的大遊行時，我們得有精彩的演出。

四十一號童子軍湯惠敏小姐來了，她是一個勇敢、樸率的好動的孩子，四行倉庫向孤軍獻旗的一幕，使她的英勇名聞中外，而楊女士現在卻成為我們空軍附屬機關××社的職員了。

正和旁人一樣，她為台兒莊的勝利興奮著，並且自願參加祝捷火炬大遊行。經過一番計劃和審議，我們決定自己的行列如下：

楊惠敏女士手持會旗，一馬當先，後面是樂隊，其次是巨大布畫三幅，其後用卡車一輛，裝著木製的飛機模型，由飛航員著飛行衣端立在車上，車旁循環標語，以激發民衆的航空熱情。

三小時的緊張工作，一切都預備好了，於是預先出去宣傳。沿著江漢路、中山路，一直到中山公園。我們的行列緩緩而行，沿路放著爆竹，民衆都駐足而觀，對於大幅抗戰布畫，都發生極大興趣，並能了然而受感動。車抵中山公園，民衆都向飛航員立正敬禮，忙得飛航員真應接不迭，十分窘迫。

晚上，我以一個觀衆的姿態，站在寶華街口中國銀行大廈前，靜候火炬遊行的經過。中山路上人羣如潮，把江漢路轉角上的警士忙壞了，羣衆的情緒高漲，交通都難於維持了。天氣是既熱且悶，大家高興地流着汗，窒息似地等待着。

一會兒，萬星火點，遠遠地來了。於是民衆站立兩旁，靜候行列的經過。軍官數人騎馬開路，黨國旗的後面，便是大團墨畫的領袖像，民衆們都肅然脫帽，連婦女和小孩也知肅然致敬。其次，便是河壘的武裝隊伍，他們整齊的步伐，踏在平坦的馬路上，發出一種和諧有力的聲音。他們在黑暗中行進着，遠遠的火炬的光，都映在他們的鋼盔上，發出一種金燦的暗暗的光芒，映着下面一個個壯健的身子，堅毅的臉容。這些不過看得出一個輪廓而已，但是在肅然的沉默的空氣中，它給予道旁的民衆們更大的感動，有些人眼眶潤濕了，女人們的淚珠自然地流出來，笑望着這些衝圍的英雄們走過。

各業團體，各界民衆的代表，學生，流亡青年，他們都高举火炬，唱着抗戰歌曲，一隊一隊的走過。後來，我們自己的隊伍來了，當那輛裝着飛機模型和飛航員的卡車駛過時，民衆們的歡呼聲和拍掌聲，響成一片，他們受到比白天更盛的歡迎。火炬遊行的隊伍，蜿蜒三星之長，等到行列過去後，滿地都是爆竹火炬的殘餘碎屑。

四

今天，我們借漢口市商會的大禮堂，舉行空軍勇士國海文的追悼大會。

聞烈士英勇殉國的事蹟是這樣的：

在八月十七日早晨，淞滬水茫茫的地帶，天空是淡青色，沒有一絲的雲霞，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祇有江河北站間，染遍了鮮紅的戰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永遠可歌可泣的紀念日。

在淞滬一帶的上空，有一隻孤獨的驅逐機，上面漆着燦爛的青天白日徽，被敵人的高射砲彈圍住，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敵人的高射砲是毫不吝惜地，集團使用的，它們組成強烈的火網，無數的彈花迸裂在××機的四周，捺住我機的道路。這架××型的驅逐機，越飛越低，尾巴忽然冒出青黑色的煙來，顯然中了彈。陣地上多數的敵軍逐漸從掩蔽物後爬出來，呆呆地望着空中。

在××機快要變成「屍旋」的瞬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墜下來。

陣地上的敵軍全瘋狂了，他們直向降落傘降落的方向跑去，目的在搜尋他們的一伴殘

物」。一邊跑，大羣粗短的「皇軍」一邊嘻笑着，亂嚷着，懷着又怕又勇的心情，他們向降落的地方擁來。

中國的飛航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單獨一個人。

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個子高高的，不過二十左右的年紀。飛行衣已撕破了幾處，給風吹得顫動，而他却英武地直立了一個較高的地勢上。

「皇軍」開始向他包圍，前前後後有數百人，他雖然只有一人，但在這許多敵人之前，還是屹立不動。日本軍官開始用勉強的中國話要他放下武器，從速投降，只見他還肩一聳，顯然他是受不了這重大的侮辱，於是他把手裏那枝「左輪」一舉，「碰！碰！碰！碰！」三聲，三個日本兵倒了下去，祖腿亂蹬着。日本兵一齊奔逃，吶喊，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後面的開始跑回去拿機關鎗，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似倒在地上不敢抬頭。

幾分鐘的「休戰」，日本兵偷偷地，用着懷疑而畏怯的眼光望着他，這英武的中國空軍，仍是屹然不動。幾分鐘後，「皇軍」對這「單人」進行第二次的大進攻，但在兩人之後，又狼狽退下了。

現在，年青的中國飛航員，他的鎗膛裏只剩一顆子彈了。日本兵又爬過去，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吠，命令士兵把這「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發聲。他眼望着前後左右，都是敵人黃色的浪潮，抬頭，是祖國的微笑的青天，低頭，是祖國芬芳的綠野，遠遠傳過來

一陣鎗聲和喊殺聲，這正是祖國忠勇的將士，和敵人奮死搏戰。年青的戰士招攔住了回來，心裏一陣辛酸，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日本兵逼近到三十米的距離，他英勇地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睜目舉槍照準自己的太陽穴，碰！

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支那空軍烈士之墓」。

這勇士名叫閻海文，東北（遼寧省鎮）人，當過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年僅二十二歲。

二十六年八月七日，他們從南昌到滄陰，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八月十七日，他駕了驅逐機升入祖國的青天中，就此一去不返了。

在我們對閻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推測的期間，九月一日的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先登出了關於我國空軍閻海文的悲壯事蹟，英信員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訪員木村毅氏，過去是一個知名的文藝作者，對閻烈士悲壯的事蹟，非常感動景仰，而發「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之嘆。原文末段云：

「……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檢出珍重疊折之紙片，內容為錦華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跡，署名為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於鵬程萬里，千鈞百死，深入敵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什襲珍愛，則劉月蘭芳名之為閻之愛友，殆無疑義。此少年空軍烈士之死，雖如蒼蠅撲燭，遺香

不久，對此多情多淚，深情嚮往之心情，雖爲數單，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

市商會大禮堂中，今天是一片白色，充滿着哀切的情緒。哀樂聲中，最高領袖親臨獻花。當他站在主祭席上，眼望着靈前烈士的遺像時，我們爲國勞瘁的領袖，悲痛到不能自抑的程度，他的仁慈的眼睛紅了，他要流淚一樣。領袖的願長的身體，攙着他那衰邁的面容，獻花時微顫的雙手，使得全場的空氣，都變得更陰沉，更悲愴了。

「空軍的決心，要和目的物同歸於盡！」這是領袖對航校學生的訓條，今天烈士是做到了，其他許許多多的空軍青年都要同樣做去。當大家在默哀的時候，領袖一定以他的學生，能實行他手訂的訓條而自慰，同時，又爲他的好學生的殉國而慟惜。

讀祭文者，用着非常悲愴的聲調，抑揚地把祭文朗讀。那悲哀的聲調，凄切的字句，從靜寂的空氣中傳到每個人的耳鼓，於是大家的心弦被扣得顫動起來，幾乎每一個人都流淚了。

禮畢，領袖又走到烈士家族立着的地方，給他們以溫慰。當那白髮蒼蒼的烈士的父母，孤苦伶仃的烈士的弟妹，看到領袖溫慈的面容，和他們說話時，感激的幾乎說不出話來。

後來，在悲壯的軍樂聲中，我們急要歸去。

第二天，我爲了某種事情，到武昌去，與××××有所接洽。因爲這兩天比較忙碌，身體感覺疲倦，因此我決意乘此機會，在武昌稍作憩遊。

揚子江的水，慢慢地流着，江中停着一艘外國兵輪，靠岸停着幾隻外國商輪，米字形和水浪形的國旗在微風中盪漾着。此外，舉目而觀，來來往往的大小船隻，都是本國的。在江漢關碼頭走上輪渡，過江的人很多，往來兩岸的四隻渡輪，每次都是擠得滿滿的。

我站在輪渡的邊緣，當它開駛時，在江中望着武漢三鎮的形勢，非常清楚。一架飛機在空中飛翔，其影落在江面上，倏忽而逝。我望着揚子江中的水流，發出一種遐想，這偉大的長江，它的中游現在是抗戰事業的重心，而下游却被敵艦縱橫，漢奸們鬧得烏煙瘴氣。然而流水却是一脈相通的，倘若自己能變成一滴水點，隨着這浩浩的大江，從這民族抗戰的心臟地，流到下游去看那敵人的窮兇極惡的真相，漢奸的萎靡鮮恥的面目，豈非快事？回到船裏，只見難民們兜售書報，川流不息。大家都是靜靜地，有些在看着窗外，有些在看書報，有些在休憩。

來到武昌，到××××，把事情接洽過後，我便徜徉在武昌的馬路上，傾略武昌的風味。

武昌，這個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城市。它沒有漢口那樣商業氣，也

沒有漢陽那種多的大烟囪和煤灰。它位居於大江的較上游，地勢較高，可以俯瞰漢陽和漢口。一條遼長的柏油路，是武昌街道的幹線，蛇山和它成直角，有一頂旱橋穿越在上，沿着蛇山蜿蜒的小路，可以從城中直達臨江的黃鶴樓——歷史上有名的一個古蹟。

除得半日閒暇，在黃鶴樓上喝茶休息，眼望着武漢三鎮，形勢天然，瞭如指掌。遠看漢口的洋房，整齊有如孩子們玩的積木，江漢關屋頂的巨鐘顯著可見。對望漢陽，許多烟突在冒着黑烟，隱示許多馬達在開動着，為抗戰增加生產。長江如匹練一般，看不出絲毫水波，只覺得一脈平穩。眼對着這水天烟霞，不禁生弔古傷今之感。直坐到暮色蒼茫，武昌炊煙四起，江中水汽氤生，纔乘輪返漢口。

回到漢口時，江邊一帶透明的都市的夜景，呈現在眼前。我心中不禁默默地虔念：偉大的武漢，抗戰中國的心臟，發揮你們的威力，幫助祖國獲得最後的勝利罷！

五

今天，我們換了一個新環境，我們的辦公處，從××洋行的原址遷到江漢路南端五層立體建築的××大廈，這個大廈也是日商的產業。

現在，我們每天上辦公下辦公，都要乘坐電梯了。大門一進去便是電梯，其旁是扶梯

，但因為房子太高了，天氣又熱，除掉勤勞兵外，很少人走樓梯。可是電梯很小，電力不足，每次上下不能超過六人，所以有時便在電梯前等候，因為在上下辦公的時間是很忙碌的。

我們這一部分，在第五層上辦公，再上一層便是屋頂，因此我有空時，喜歡上屋頂的小小花園中溜達。

日本人常以園藝為自居，在我們看來，他們布置風景的小小格局，是頗耐人可觀的。在不過數十方尺的屋頂上，有草地，有花徑，有溪流，有小橋，有葡萄架，雜栽各種花木，當中留着一塊平地。當我們工作疲乏後，在屋頂上隨便作雨下柔緩擺盪，行雨下深呼吸，立刻可以增加精神不少。

有時在花園的邊緣，憑欄俯視，看着下面的江漢路，像一條夾巷，車輛變的極小，而行人却短的可笑。有時，我會看的發呆，而波震耳的鐘聲喚醒。江漢關的巨鐘，就在自己身前，好像柔手可觸一般。每經過一刻鐘，巨鐘便響出美妙的聲音，和音樂一般可聽。隨着，便是鐘的一下或鐘聲的幾下，告訴你現在是幾點鐘了。

這兩天，我們在忙着出版一種刊物，來表揚我們的空軍英雄沈崇德烈士。沈是我××轟炸大隊的中隊副隊長，關於他壯烈殉國的經過，該隊中隊長有一段回憶錄如下：

「廿六年八月十九日晨，炎熱的陽光下從廣德出發，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升入萬尺

蔚藍萬空中。

「能見度二萬米，霄天上有稀稀的一層薄雲，太湖的碧波如鏡，水汪汪的江南美麗之秋野，展開翼下。七架××機強壯的發動機聲，奏着雄武的軍樂，越過浦江閃爍之帶，繞過淞滬的兵火，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

「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副隊長沈崇詩的『九〇四』號機似乎發生故障，尾巴冒出漫長的青煙，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我們回首浦東的煙雲，不見『九〇四』號機，但見高空白雲如海，籠罩着白龍港淒愁的東海之水。

「花鳥山白龍港附近似乎都有敵艦蹤跡，但不去理它，我們仍奮前進到目的地去，遂行預定的任務。

「七千五百呎高空，祖國海岸消失了，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橢圓形的沙洲。將近一時，在五千匹馬力的怒鳴中，余山在望。敵人的兵艦，約有十餘艘，好像浮在池中的葉子。高度五千呎，進入轟炸航路，第一次投下二千四百磅，第二次投下三千磅，空氣激動着。『在近三噸的火藥猛傾壓之下，整個余山洋面騰沸了，俯視下面的大小敵艦，四散逃命，藍水上劃了多數輻射的白浪紋。一艘二等巡洋艦猛烈着火燃燒，眼着着艦體傾側，漸漸下沉，艦上的人員如馬騾亂跑。

「歸途，青天，豔陽，頭上有一層稀疏的雲帶。白龍港又在望了，浦東大沙洲的灰色

的海岸線徐徐出現，這時看到在我們下方二千呎處，有一隻孤獨的××機在慢慢逡巡着，我們立刻降低，希望它就是我們的『九〇四』飛機，希望招呼它歸隊。

「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看見它們雄偉的陣容，驚惶失措，向上海方面蠕動逃去。機會太好，可惜我們的炸彈已投光了，沒有可以打毀敵人的武器。」

「就在我們悲憤填膺，恨不得炸光敵艦的時候，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敵艦上方的孤獨的××機——現在已認明是沈崇誨的『九〇四』了——忽然對準一艘最大的敵艦，開足油門，直衝下去。」

「我們的心，我們的血，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了下去！全世界似乎在窒息等待，白龍港風雲暗淡，山河變色。」

「一聲巨響——強烈的白光水柱，大蓬的黑煙，突出海面數百尺。一會兒，煙消火散，敵艦傾側，艦尾先沒，人如青蛙亂跳入水，轟的一聲，火藥庫爆裂，一切燬滅！」

「沈崇誨啊！我們欲哭你而無淚，欲祝賀你而無聲。我們的心如沸的水，我們的淚眼模糊，我們周身的熱血，如萬馬奔騰。老沈！沈同志！沈副隊長！六架××機一齊發出雄武的吼聲，向白龍港白茫茫的海水致最後敬禮。」

沈崇誨是清華學生，航校三期最優秀的一員，他有一個弟弟在復旦大學，爲了要崇誨沈烈士的事蹟，我們曾會過數次。

他的這種英武的精神，是最值得感念佩服的。他的坐機已出了毛病，他能以身與敵拚命，使同歸於盡，他已實行了。領袖的副條，不愧是領袖的學生。我們忙若出刊物來表彰他，是應該的，而且相信不久，一定要來一個隆重的追悼大會，和紀念閻海文同志一樣。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好久沒有響過的警報，又在空氣中傳出聲音來了。我們每個人都跑上屋頂，看若我機一架架起飛，希望來一次大的空戰，給敵人一個大打擊，但敵人好像是指機似的，畢竟未來。

傍晚，得到電報，敵機一架偵察孝威，被我機擊落，裏面有敵軍九人，機毀人死，惟每人均有鎖鑰互相鎖住。這架「怪機」實在值得研究，因此我們一行三人，決定第二天親往孝威調查。

第二天清晨，太陽還未升起，我們便趕到大智門車站，登上軍用列車。這列車是開往鄭州的，我們坐在那敞篷的鐵車上，身子隨着車身顫動，迎着清晨的涼風，眼着沿路的原野，心中有說不出的新奇的滋味。戰爭時代，一個不能吃苦的人，也被訓練成能吃苦了。在這次神聖的抗戰中，成千成萬犧牲的中華青年男女，都離開他們的家庭，投身到抗戰的隊伍，担負他們一部分的責任來了。這些經驗和教育，都是抗戰給予我們的，少年中國一定在抗戰中堅強地長成。

車行二小時半，抵孝感站，我們便下車，望着這冒着黑煙的列車向北開去。

這是一個古老的城市，離漢口雖不過百餘里路程，現代化的程度却比漢口差得遠。在都市裏住了很久，一下子來到這個古色古香的小城，頗有新鮮之感。車站離城有三里之遙，飛機場位於車站與城之間，因此我們決定先到機場，而後進城。

步行半里餘，距大道五百米之處，機場的大門在望，經過兩道崗位，我們來到機場。孝威機場的廣袤，比起漢口不如，因為漢口是我們空軍根據地之一，而孝感不過是一個較大的起落站，而在那時僅不過是漢口機場的衛星而已。

駐紮在那裏的，是×員××大隊，及驅逐第×大隊，××大隊因為有任務出發了，所以我們沒有遇到，我們僅遇到第×大隊的飛航同志。這次擊落橫須賀廿七號怪機的，就是英武的第×大隊。

第×大隊的戰士，都是嶺南的青年，每一個人都有顯著的嶺南風味，黝黑的臉，精短的體格，爽直的言語。我和那天墜落敵機的戰士們談話，得知擊落「怪機」的經過如下：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們有三架飛機，在天空練習着，這是我們的日常功課，因為大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生怕將作戰和飛行的技術生疏下去。當我們飛行了一些時候，正預備下降時，突然看到下面機場上，顯示着警報的信號，我們知道有敵機來襲，於是暫不下降，而且飛野，飛升，一下子飛到八千呎的高空。

「在東北角上，看到一架敵機的影子，非常迅速地飛着，一望而知是一架重轟炸機。我們一面飛下包圍它，一面盡力向它的後方和側方搜索，因為一架重轟炸機逃過敵國機場，而無伴機伴行或保護，在戰術戰略上都不許的。可是，它竟孤獨的一機，不見其他方面有任何機影，於是我們便十分懷疑。正在想時，敵機已飛臨我機場上空，我們三架機也直向敵機襲下。在我們還未達到攻擊的距離時，敵機却好像知機似的，把火藥投下，搖搖尾巴想跑了。」

「這時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但我們都很鎮靜，因為敵機這時已是我們的俘獲物了，任它怎樣也休想逃脫。我們很安靜地，飛到敵機的後上方，掠一個最適宜的距離和角度，我們開鎗了。前後不到十秒鐘，敵機冒火了，一剎那間，機體、機翼、發動機、兩個方向舵，頓時悲慘地分離着，向下飄飄而墜，只留着機尾一個太陽徽，朝着我們折腰獻凱。」

「我們降地後，立刻向機落的方向跑去，離機場不過十里，便看到敵機的殘骸，而發見機中敵人的怪象，每個人都互相連鎖着。」

於是，他們便領着我們三人，分乘汽車沿着一條狹窄的公路，馳往敵機殘骸所在地。

十二分鐘後，車停在兩條公路的交叉處，一陣火油味和焦炭味從東面襲來，我們向東步行數十步，便看見陷在水田中的敵機的尾部，「橫須賀27」的番號明顯可見。九個屍身因

爲連鎖着的關係，雖然焦頭爛額，却還排列在一處。機頭是完全焚毀了，遺留下來給我看到的是那龐大的機體和右翼的一部分，無線電和發動機只留下一些灰燼與殘跡，一個發動機單獨入泥數尺，兩個方向舵，各自分立，遙遙相對。

六

一個警士在召警着敵屍和殘骸，我們於是開始檢查敵屍。同伴C君是留東學生，精於倭文，因此我們在敵屍身上，檢查出若干文件和日記，知道他們自從戰爭開端以來，轟炸上海、南京、漢口、杭州……一共二十一次，昨天是他們第二十二次的殘殺，也是他們生命的終結。在我看着這些敵屍時，我並不憤恨，而表示深衷地悼惜。敵人的創子手啊！你們受了日本軍閥的愚弄，做天空的殺人的強盜，今年受到自己該得的報應了，當你們臨死時，應該嚴重懺悔啊！你們長官，沒有把你們當做人，只把你們看做殺人的機器，要不去，你們難道真的要死不悟嗎？

最可笑的，是這些敵屍身上都有迷信的「發符」「神像」「千人縫」等，可見敵人是何等畏怯懦弱了。下面是從敵屍身上檢出來的「發符」之一，現在譯成中文如下：

十二天山避彈歌

櫻井伊十郎作
(送行曲)

軍人們！武士啊！

你們這一次爲了報效國家，

遠征到外國去。

當你們出發的時候，

一定要求得武運之神的保護！

祈求十二條天，

賜給你們避彈的聖符，

把它掛在腰裏。

x

x

x

中國那方面，

有的是機械化的武器，

技術精良的空軍，

還有那兇猛的地彈，

會如雨點一樣的落下，

該是多麼的可怕啊！

空軍 一年記

但是，

你們如果把避彈的聖符帶着，

那就會無恙起飛，

槍彈一定射不到身邊。

可貴啊！

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嗚呼！難得啊！

你們得到了廣天的陽光保佑，

一定會凱旋歸來。

x

x

x

更有一事要告訴大家，

地元、秋山、白石、湯本諸大跡，

到現在還是香火不絕。

每年正月初六那一天，

是插山開光祭吉日，

三一

誠心修養的人。

意天定會給以保祐。

我們每一次出兵都得去禱告。

中日、日俄、與歐戰，

還有西比利亞的遠征，

和最近的東北事變，

這歷次的從軍的人們，

當我們回去時，無形師在候著拍照，而農夫十餘人，手持鋤耙，候著將敵屍檢葬，又個異國孤魂，就此永遠留在這個古城的郊外了。

下午，我們進城，巡視了幾個空軍的駐在機關，當晚乘車返漢口。

這兩天，使我想到關於空軍俘虜的事情，因為我在最近遇到了新近在廣東俘獲送來漢口的日本空軍准原三。

中日戰爭中，僅在開始的第一個月，我們便俘獲敵空軍二十多人，而值得自傲的，是中國空軍迄今沒有一個被俘的。這原因，固然因為敵人係在我境作戰，敵機又以轟炸機活動最甚，俘獲一機，動輒得俘虜六七十人。而最大的原因，當然是我國空軍的戰鬥情緒高，同仇敵愾的愛國心強，而敵人，因為師出無名，空軍的頭腦比較清楚，所以投降的人也多。

像降落在敵人陣地的飛將軍國海文，不是有很多被俘的可能嗎？但僅以中華男兒軍人之身，義不受辱，所以在擊殺敵人多名之後，只給自殺，發揚中華武士的精神。

對於這些日本空軍俘虜，我們的處置是非常優厚的，請他們住膳等病房，因為他們吃不慣中國飯，每天用雞蛋牛奶等營養料供給他們。他們受了日本軍閥的洗禮，有些非常恬惡不悛，倔強不堪，一直用仇視的態度對待一切看他們的人。有些本性較好，知識較高的人，為我們所說服，受我們的優待，十分感激而慚愧。

這班俘虜羣的生活，很有規律，每天起居有時，給他們查報帳，並且有時也放他們到操場上，作柔體操。這些俘虜有些很客氣，見了人抬不起頭來，好像很以被俘為恥辱似的。另一些人，却似乎藐視一切地高傲，甚或有些木然。

對於這些俘虜，我們給以適當的教育，和他們日常談話時，竭力避免用敵對的話，態度十分溫和，以免刺激他們的感情。日久以後，他們真心流露，十分赤誠，日本人的天性本來是重友誼的。

記得廿六年十一月一日我軍在歸德擊落敵機一架，是日本九四式雙翼中型水上偵察機，指揮者是有名的日本海軍飛行員栗本致樹少佐，當飛機在天空起火時，憑他豐富的經驗，馬上操縱機身作橫滑式的降落，結果藉風勢果然撲滅了火險。降落時因土地不平，飛機就翻了一個大筋斗。因此，同俘三人中航空部長百賴莊太郎（西澤手）就受了重傷，其

餘二人僅受輕微的灼傷。爬出機身之後，尚飛奔回營。卒被我駐縣鄉民一齊捕獲解送徐州了。五天後，又解送到南京來，住在中央醫院的頭等病房裏息養。

果本少佐在徐州時因為怕我們在報章上宣傳，所以不願說出真姓名，只說是「山野泰二」。直到後來才肯吐出真姓名。他現年四十歲，有十幾年的航空經驗，三千多小時的飛行紀錄，他在日本海陸軍航空駕駛員中要算老大哥。他和其他俘虜一樣，思家之念，耿耿在懷！他今年雖已四十歲，但他的妻室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少女，並且還懷了幾個月的身孕，因之他不願怎樣打仗。他說他之所以來打中國，是因為中國抗日宣傳太厲害，為自衛計，所以便斷然的來打倒抗日政權。他雖是個有些知識的軍官，但也被日本的霸道教育蒙蔽了他的頭腦，這可見日本軍閥是如何地麻醉他們的軍人了。

另一個駕駛員名叫清水吉官，是二等航空兵曹，他只在臉上被火燒壞了一點。這個人很小氣，十足的表現日本的褊狹的國民性。據說有一天因為守衛者偶然忘記了，少給他一枝香煙，他便表示很大不滿，而且一直要求補發給他。

瑞士派來了紅十字總會代表，我方陪他去觀察收容的俘虜。在代表尚未見到俘虜之前，他還不了解中國的態度，總以為我國對待俘虜未必就像宣傳的那樣周到，並說應遵照國際公法戰時俘虜待遇公約上的辦法優待他們。但當他見到那些俘虜時，看見每個都長得又胖又肥，證明生活的優厚，他又親問俘虜們的生活情形，每個俘虜的回答都十分滿意，

所以當代表出來時，他表示印象非常之好，在他意料之外的。

俘虜准原三是在廣東增地被俘的。關於俘虜准原三的經過，那簡直是一段神奇的故

日本國內的反戰情勢緊張極了，准原三正是反戰分子之一。准原三應該反日，因為他的父親是山東烟台人，他在幼年時代及少年時代爲着父親是中國人受盡了日本人的侮辱，從來對日本人沒有好的印象。

准源三的父親名叫准德元，山東烟台人，一個貧苦的勞工，今年六十九歲了。母親是藤本安里，還不能算是純粹的日本人，因為她的父親是朝鮮人，她是以私生子的名義登記了日本的戶籍。准源三從小便在大連的日本小學，同學們對他非常輕視，叫他是中國人，沒有人跟他玩，所以他總是孤單單的一人，十八歲時回到日本去。

那年准原三十二歲了，經親友介紹，在大成飛行場半工半讀的學習航空，後來考取日本二等飛行士的許可執照。因為已屆兵役的年齡，被徵至舞鶴海兵團入伍，直到昭和六年退伍後纔回大連。在大連飛行場服務了幾年，因為中日戰爭爆發了，得友人介紹到佐世保的海軍中去，派到能登呂水上飛機艦上充當翻譯。該巧能登呂艦上的飛機駕駛員死的死了，傷的傷了，病的病了，不夠分配，所以起用了有一千三百小時飛行經驗的准原三，

以中尉的待遇任他爲分隊長。

這是准原三得到出發作戰的第一次命令，正是他向中國服務的好機會來了。他毫不猶豫的決計照他預定的計劃幹。這次同時起飛兩架九國式水上偵察機，他就具備隊長。他們兩架都到達了××的上空，並且也看到了轟炸的目標，但是他並不發令投彈，反而指揮另一機與已損同時着水。同樣中的偵察兵藤井問他何故降着，他決然現在空中解決了藤井的生命。當兩架飛機平穩地落在××江西時，另機中的駕駛員吉田跑過來質問他降落的原因，並且罵他爲叛軍，他即時擊斃吉田解決了。這時鄉民們持槍圍集，他疾命叫不要開鎗，鄉民們那肯停止，結果飛機被毀，他在槍雨中逃出性命。

他現在是活着了，他想爲中國效力，他想我們能寄託他一點任務，最好是給他去轟炸日本軍艦，或日軍陣地。

嚴格說來，准原三不算是俘虜，他並不是作戰被俘而是自動投誠的，他是從中國來服務的血性青年。所以，我們也不以俘虜待他，他的行動相當自由，並且給他以同化其他俘虜的特種任務。

瘦身材，高顴骨，一付北方型的臉，這是我見到准原三時所得的印象。他曾在廣播電台裏用日文向日本空軍招攬者，希望他們能逃回國，勿要受日本軍閥的利用，而作強盜的殺人行爲。他也曾對中國空軍的美勇，表示熱烈的崇拜和羨慕。

在這次抗戰中，我們有盧溝橋、九一八，我們有名氣還沒有那麼大，但他們爲中國効力反對日本的熱情，都是一樣可感佩的。

七

自從「二二八」大空戰，在十二分鐘內擊毀敵機十二架，中國的英勇空軍創造了戰戰以來的新紀錄，敵機已經很久不敢來對武漢了。半月內，敵機只敢在夜間月明之時，零零落落地面來偵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正眼看我武漢了。

武漢的晴空如鑑！

四月二十九日，是日本的天長節。

二時十分，忽然警報傳來，敵機約五十架，已經飛過九江上空，向武漢方面航進中。「鳴……鳴……」警報聲時時響着，大武漢在莊嚴地等待。

武漢的天空是一碧如洗，市民一切的活動，到這時都於靜止。空軍首腦都特別忙碌，計劃一切的戰術和戰術，安排下大武漢空軍的防務，即着敵人來投身自盡。在一間簡樸莊嚴的屋中，房門關上，又迅速打開，手拍在地面上忙着，指東又指西，鈴聲叮叮，電話中嚴肅的聲音，洪亮而鎮定的回答。同時，在飛機場上，汽車呼的開來即去，飛機員疾馳

上機，螺旋槳發動，猛烈的旋轉，飛機揚灰沙揚起。

不過十分鐘的時間，一切準備就緒，××大隊和××大隊的飛機從漢口機場起飛，××大隊的飛機從離漢口稍遠的某地起飛。一時機聲隆隆，鐵鳥成羣，布滿在大武漢的天空中，建築起鐵的陣容，準備予侵犯者以迎頭痛擊。

這時我們的戰略是，毛大隊長率機九架保衛武昌上空，隊員是劉宗武、劉志漢、吳鼎臣、楊慎賢、陳懷民、信壽翼等第一流戰鬥員；董明德率機××架保衛漢口、漢陽上空，以高昂的姿態盤旋於一萬公尺以上，待機疾驅而下，以殲滅敵人。另外××大隊的機子則在武漢沿江一百公里的直徑的領空，往來游弋，彼此呼應。

敵機的大編隊，已到了武漢的防空警戒圈內，到處是悲壯的緊急警報，大武漢在陽光下變成了死城，地面上萬屋如海中，百萬生靈的眼睛和心，都隨着空中的機聲而動盪。

二時四十五分，大編隊的敵機闖進武漢上空。

第一羣是兒玉少佐率領的佐世保戰鬥編隊的主力，也是侵略軍的先鋒，一共二十四架八六式驅逐機，來到武昌上空，於是我在武昌上空迎候已久的××機九架，在毛大隊長率領之下，首先與敵大隊遭遇，把他們二十四架機纏繞在武昌上空，完全不能動彈。

第二羣是由野收少佐率領的重轟炸機兩中隊，緊隨着第一羣透過武昌的上空，繞回到漢陽上空，分為六小隊，採取一萬尺的高度，到達襄河的上空。於是，高射砲隊發揮威

力，在閃光與爆炸中，黑煙圈只繞着敵機打轉，敵人在心慌意亂中，把炸藥匆匆拋投在瀋陽市區和長江、襄水中，狼狽歸還。我機羣在黨明輝指揮之下，及時下降，把敵人的轟炸大編隊整個包圍住，予以痛快的殲滅。

第三軍是第一軍佐世保戰鬥隊的一部，其數目相當於一個中隊，其位置跟隨在轟炸機大編隊的後方約二千尺，在雲中閃閃躲躲的，任務是作為第二軍轟炸隊的掩護。但他掩護的任務未遑，而自身却為中國飛機所圍襲，因而不幸墮入機門中了。原來從奉威到資岡這一百公里的空间，正是我們另一部分的××大隊的游弋綏靖的區域，敵人的九架飛機既被我游弋部隊攔住，只得放棄他的掩護任務，眼望着他的空中劍子手的僚機景榮地受我們的攻擊，被我們所撲滅。

這次空戰的時間，延長至三十分鐘之久，打破中日空戰以來的歷史紀錄。而這次空戰的成績，也打破過去的紀錄，空戰三十分鐘，擊落敵機二十一架，擊斃敵人在五十人以上，而我方僅損壞二架，傷二架，人員死傷不過五六人。這次激烈空戰的結果，佐世保戰鬥隊被我們打得七零八落，一蹶不振。

三十分鐘之後，大武漢的上空完全肅清，我戰士追殺一陣，然後一架架的降落下來。天長節在中國武漢，是日本空軍的一片哀鳴聲。

今天是日本的天長節，那鮮豔而天折的櫻花，在倭國正開得輝煌燦爛，漫山遍野，如

火如雲，佐世保航空隊今天連發武裝，一去不返，正如櫻花一樣地迅速凋零。天長節完了，日本的太陽漸漸落下富士山去，照著漫山櫻花，嫣紅如血，象徵著日本武士的沒落，只願東京銀座街頭，無線電機還奏著「君之代」和「滿蒙進行曲」，太陽雖在酒排間的紅燈綠盞中淡映，顯示出一種末日的無可奈何的狂歌。

「四二九」的大空戰中，中國空軍的英雄最是成人，吳鼎臣與敵激戰，以一當三，英勇奮鬥，身受重傷，乘機降落。劉宗武和僧德興，誓不顧身，與敵苦鬥，每人的一機，都中了七八十顆子彈，有如蜂巢一樣；但劉宗武還能奮其智勇，躲落敵機二架，僧德興則機身已起火，人也受傷，本該乘機降落，但他仍借機子，苦於生命，所以還在機尾冒煙機身搖搖欲墮之際，他決心利用側滑，居然安全回到機場，「空軍人民應該視僧德興為第二生命」，僧德興是做到了這句訓條。

而最是令人可歌可泣的，便是陳懷民的肉彈轟敵。

當「四二九」空戰激戰之時，在武昌上空，敵機與我第×大隊的九位戰友，相率悲壯地突入佐世保立體的火網裏，縱橫摧殘。不五分鐘，陳懷民將敵機一架控制在手，而將其擊落。至是陳懷民鼓其餘勇，拚命撲頭，回返戰場。因此，他遂陷於五架敵機的重圍之中，不能自脫，於是他下了決心，與敵偕亡，只見他突然開足馬力，以最高的速率，在長空劃了一條光線痕，向一架敵機的背上衝去。轟！兩機觸處，火花四濺，一陣濃煙，只見兩條

火流，在空中翻騰，冉冉下墜。大地在屏息，每個人心頭卜卜的跳。
陳德民，原籍山東，生長江蘇，二十二歲，駕橋航校五期畢業，抗戰以來，隨第×大隊轉戰東線上空，屢建功勳，此次以身作彈，摧毀敵機，同歸於盡，其壯烈的事蹟，足為永久的追念。

八

在「四二九」空襲後，我們在聚德敵機殲滅場上，搜出很多的文件、書信等。其中尤以佐世保第十二航空隊第二分隊二營航空兵野高橋憲一身上搜出的其妻美惠子的照片和書信，最為淒怨動人。美惠子是一個身日本裝的婦女，從照片上看來不過二十一、二歲，面貌非常清麗，但帶一點憂鬱的狀態，大概是懷念其夫所致。而寫給高橋的信，非常婉轉而愉快，讀之令人無限同情，而怨恨日本軍閥的殘酷不置。

現在把美惠子給她遠征異國的丈夫的信介紹給大家：

「不知怎樣老是放心不下，想接到你的來信，我的胸懷此刻很高興的跳起來了，自然地發出很小的聲息叫了一聲，同時想到你一定會給我的信罷！」

「你踏上長征的旅途，能夠平安到達，我是非常的安心。」

「第二次被派出征的事，是無上的光榮，就是我也感覺着無上的快慰。」

「那一週間的大溪（地名）生活，雖然高興地過着，可是依然沒有多大意思，以後我甚至有時想到不做飛行士的妻子纔好，做了飛行士的妻子，總是過着孤淒的日子，所以我時而快樂，時而悲痛，內心的深處儘是在哀泣着！如果說，女人是可憐蟲，我正是這樣想。有時一想到已經有許多人是無辜地犧牲，不再回到這個世界上來，而你還健在的事，固能自己安慰自己，不過過了三四天，依然心灰意冷了！……」

「由大溪到黑澤尻（地名），經過八小時的長時間，因為我的四周很慌亂，十分地引起了無人為我照顧的淒涼！下車的時候，竟想不到有很多人來接我，這真使我高興。因為太混亂，終於，對這許多來接我的人，沒有盡到禮節，但最後仍代為你問候了他們。領受了不少吃的東西，不是一下可以吃完。其實這些東西，少一點並不打緊，因為到底不及身體要緊的緣故。回到家裏來以後，心常不靜，什麼事也做不好，時刻都念着你，女人這東西，就是喜歡想這些無聊的事情，這時候我除了思念你以外，沒有旁的事。」

「同你一起在南京的赤松君，曾向我談到你二人初次相會時的各種各色的情景。」

「比什麼還壞就是討厭吃東西，家裏的人無限的掛念着你，因為如此，所以希望你好的保重你的身體，光是死並不是名譽的事，我是祈求着你十分小心地去履行你的職務！

「全部行李，一點沒有錯送到了，請你安心。相片為什麼還沒有寄回？已經快一個月

了，那上面的名字，是寫的誰的名字呢？也許這幾天已經付郵了罷！……

「雖然到了春天，可是梅花還沒有開（這句話大概是錯了，譯者註），家裏的人都很健康，不要掛念！健夫君也很好，他現在是普通學，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

「事情不多的檢田君，因為我住在這兒，現在是幫着我的忙，他是從四月開頭來的，時來時去，不一定長在這裏。」

「看護孩子的保婦，她把孩子一下放到浴池裏去，一下又抱出來，她每每替孩子洗過了澡以後，就很關心的放進溫暖的被窩裏去，孩子總是睡得爛熟的。這兩個孩子，每天是在大笑中過日子。」

「家裏邊和我的事不要担心，請好好留心你自己的事。那個時候的……雖然沒有多大的興趣，而今呢？什麼都沒有了，今後當好好注意身體，常也要一樣……」

「信手亂寫了這許多，今天就在這裏停止，請你原諒！赤松君問候你！」

「給我好好的保重身體！惹一君！」

美惠子 四月十九日

我和同事W君在一間屋子裏，靜靜地看著翻譯者把美惠子的信從日文譯成中文，他一面譯我們一面讀，當他翻譯完時我們同時鼓掌，W君把眼鏡取下，扶扶着眼鏡說：

「一封哀婉的信！」

「這真代表日本婦女的柔情，看了真叫人嚮往。這美女子結婚，在今天怕還抱着她的小孩，站在屋門前迎接她丈夫回去呢！誰知道在那櫻花盛開的天長節，她的丈夫便葬身在武漢呢！日本軍閥的倒行逆施，給他們國內增加了多少孤兒寡婦，深閨怨女啊！」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這是今天日本多少出征士兵家庭的寫照。」W君非常慨歎地。

「關於中國空軍妻子給丈夫的信，我想格調一定是不同的，淺怨雖是淺怨，但其中一定包含着雄偉和悲壯，因為我們是被侵略國，中國的婦女們一定曉得她的丈夫不得不戰死的苦衷啊！」

「可不是嗎？這裏有一封信，我想可以做中國軍人之妻思想的代表。」W君說着，從他的抽屜裏抽出一個卷宗，從卷宗的文稿中翻出一封信來，一封摺疊的痕跡很多，好像有些時日並且經過多人看過的，用鉛筆在草稿本紙上寫的信。

這是中國空軍英雄劉粹剛的夫人許希麟女士，寫給她丈夫的一封信，這封信雖然是劉夫人在她丈夫死後寫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種追悼文字，但也可以看出戰爭時代中國將士的妻子對於她丈夫是怎樣一種心情了。我一口氣把這信看完，非常感動。

在沒有介紹這封信之前，我想把中國空軍英雄劉粹剛的生平和戰績，介紹給讀者：

民國二十年初秋，劉粹剛在電橋開始飛行生活。

粹剛是遼寧省昌圖縣人，在「九一八」後，他拋棄了可愛的家鄉和親友，跑到北平。不久他考入軍校，受課半年，又考入航校，那時候他僅僅二十一歲。他有中等的身材，黑而壯的體格，銳利的眼光。他的性情非常爽直，不諱他的，認為太剛直，可是和他相處久了，大家便知道他為人富有熱情，並且慷慨，而講義氣。他平常喜沉默，不好講話。深沉的面孔，蘊藏著家國的悲哀，偶然談起話來，短短的幾個字，用遼寧音吐出來，有力而深刻。

他非常勇敢，駕駛技術超人一等，飛行練習時，在接近地面的低空裏如有一羣飛機在那裏練習特技時，不用問便知道其中一定有一個是粹剛。他永遠是那麽胆大，可是他從來沒有失過事，損壞過飛機。

對日抗戰的開始，他曾對朋友們說，這個報仇雪恥，勝利還鄉的機會來了，他要過一架飛機，見一敵殺一敵。他說不幸戰死，則靈魂也得歸故鄉。可是敵人永遠沒有擊中他，永遠不能擊中他的。

不到兩個月工夫，他便創造了擊落敵機十一架的紀錄，粉碎了敵人的迷夢，為我們新興的空軍樹立了永存的光榮。可惜在是××飛機的途中，粹剛於黑夜中失事而殉國，這許是戰神滿意了他的工作，讓他永遠休息了罷！可是，中國的高里雲空仍要他來保護，百兆的生靈仍仰望於他，然而他的靈魂，却已隨著勝利的曙光，含笑地回到他的故鄉——白山。

墨水聞去了。

在南京時，他以美妙的「英容曼轉法」經營敵機，他的英武，永在中外人士的心目中。下面是劉夫人許希麟女士的信：

粹剛：

爲了禦侮，爲了捍衛祖國，你竟在××壯烈地犧牲了，你離開了我，我果然不能再和你相處一起，我相信，你的靈魂仍和我相親相近。粹剛，你的光榮，也正是我的哀榮！

「七七」盧溝橋事變，你深遠的目光已看透一切，你認爲我們抗戰的時期已到了，所以你說：「政府培育我們多年，今日方有機會爲祖國効力，雖然初試鋒芒，可是希麟，我非替祖國爭口氣不可。」我平日常講，希望你將來作戰成功，所以說：「此番果異作戰的話，希望你征服一切，做一個中國的厲秋芬。」

現在，你已盡了最大的心力，已有不朽的功績，不可磨滅的紀錄，你是下有知，亦可稍以自慰，至於你未了之事，未竟之志，可以由我完成。我雖無學識能力，但可以堅定心力，克服一切，請你放心。

粹剛，你雖不能踏得三島，親手將我們的國旗飄揚於東京上空，你的同志決能負起大任。倭寇雖是猖獗，覆巢之日亦將不遠，這些，都不過雲間過雨已。至於你妻

上嚴親，我定可展臂侍奉，克盡子婦之責，你慈母墳前，我亦立四時祭掃，請你安心於泉下。粹剛，你爲國捐軀，死得其所，我應當爲你歡欣，可是每見到你的朋友同事，他們戰戰兢兢來，鵝鵝鵝，往往喚起了我的回憶，過去的甜蜜，如今的孤獨，我不忍言了，讓我的感情深深地埋了罷！剛！再談，祝你安息！希麟草於燈下

九

每天在辦公處出進，常常可以遇到一個軍官，這位軍官只有一隻手臂，他的左臂斷了，因此很引起初見者的注意。

他是這裏的空軍××××，在空軍地上勤務中，這是一個重要的位置。從他的衣章上，可以看出他是校官階級，大抵是空軍中校罷！他有一個紅紅的臉，魁梧的身軀，雖然斷了一隻臂，但他的氣色很好，體格比平常人強壯得多。他穿有挺直的軍服，昂然地走路，左面的衣袖，垂直地掛在腰際。

他的名字是石郭藩，是中國空軍中的一員老將，在中國空軍還只有一點苞蕾的時候，他已經當了中隊長。遠在一九三二年的淞滬之役，他便升空襲敵，與暴日作殊死戰了。而他的左臂，也就是在那次戰爭中喪失的。

在淞滬戰爭中，中國空軍的力量還非常薄弱；那時比起日本來，我們簡直可以說沒有什麼空軍，因此，敵人的空軍也就格外在我們祖國的天空橫行了。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敵人派機到蘇州上空偵察，結果竟引起了僑華美人蕭德的憤憤，升空迎擊，結果，蕭德是犧牲了，但日本空軍在恥辱中也受了很大的打擊。敵人探悉了杭州的危險，是中國空軍的發祥地，因此在三天以後，即二月二十六日的清晨，派了十五架飛機遠往杭州，內中六架是轟炸機，九架是驅逐機——準備炸毀錢塘江。

因為時機緊急，我們僅能起十機應戰，我們忠勇奮鬥的結果，第六分隊長趙甫明壯烈犧牲了，第二隊長石邦濤，因傷入廣濟醫院。

石隊長受傷處，是被迫彈穿過了左臂，據說敵人的子彈，還發生取出檢閱後，是國際所禁用的達姆彈，所以他的傷勢非常嚴重，神志時常昏迷。後來，經過醫生的診治，他的生命總算保全了，但他的左臂終於斷去了。——這便是他成為獨臂的光榮的經過。

他是湖南乾城人，北平南苑航空學校畢業的，由於他的豐富的經驗，雖然祇有獨臂，他依然能駕飛機。但這次戰爭中，政府因念他功高，不再叫他凌空作戰了。他的生活很規律，態度很沉着，他更喜歡打彈子，雖只有一隻手臂，但仍打得非常好，在武漢各彈子房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位獨臂將軍的蹤影。

X

X

X

這兩天，空軍首腦都決定一個驚人的計劃，就是中國空軍遠征三島。

自從中日戰爭開始以來，中國空軍的任務是保衛祖國的領空，所以在整個戰役中講，可以說是取守勢的。雖然我們也不時出擊敵陣，遠赴敵人的軍艦、要塞、機場等，但這都是守勢中的攻勢。在過去，我們只見敵人的飛機飛來我國的領空，不見我們的飛機飛往敵國的天空去，因此許多人不免焦急，渴望，甚至不免懷疑到中國空軍的素質，以及中國飛機的性能，是否可以飛到三島上空。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中國空軍在武漢上空，迎擊敵機，給以致命的打擊，獲得空前的勝利，奠定了中國空軍歷史上不朽的聲譽。那就是光榮的「二一八」。在「二一八」大勝後的五天，我們英勇粗大反攻的舉頭，馬上便伸過台灣海峽，在台地敵人的空軍根據地上重覆的一擊。

這是中國空軍到海外遠征的第一次，許多人對於中國空軍能否出國遠征，經過這次台北的轟炸，許多人的懷疑為之解釋了，但國人還是不滿足的。因為台灣雖是敵人的土地，但究竟不是敵人的本土，一般人的要求是，飛往三島，炸平東京。這是一般國民的要求，但我們空軍人士，當然並不那麼想。

我們確知中國飛機，很難飛往三島，中國空軍，也有飛往三島上空的決心和魄力，但我們暫時還不那麼幹。因為在政治上、戰略上、戰術上，我們去東京轟炸，沒有什麼必要

的理由。在我們心目中，遠征台北敵空軍根據地而予以毀滅，其軍事上的價值，遠較出征三島爲大。但一般人，對於這種估計，當然是模糊的。他們只覺得痛快一時，而不在戰略上以及軍事的實際價值上着眼。但這也難怪，一年以來，敵人給予中國的暴行太多了，民族的恥辱和仇恨太深了，一個有血氣的人，誰不想給予一個有力的報復，略洩心頭的積恨呢！

所以這幾天，即使很懂得此中道理的我們，聽到中國空軍日內準備遠征三島的消息，也不禁暗暗高興，十分地興奮着。

我們都了解，這次所以決定遠征三島，其在戰略上的意義比較陸上還甚。我們是警告敵人，中國空軍是有力最殺到敵國領空轟炸的。我們是告訴敵國人民，你們的生命財產，是在中國空軍的威力圈內的，我們並非不能盲目轟炸你們，像你們的軍閥空中爪牙所加於我們中國人民一樣，我們不過不願做，而非不能做。我們是給同胞增加自信，我們是正告世界，中國空軍的實力和姿態。

基於上述原因，所以空軍首腦部決定這次遠征三島，不攜炸彈，而以宣傳文字印刷品代替炸彈，這種無聲的炸彈，實在其效力比那些破壞性的炸彈還大。

當時我們的計劃是，以××機×架，預先由漢口機場飛往××集中，準備在月夜翻翔三千餘公里，奔過中國海和日本海，直達扶桑三島，完成我們「文化遠征」的使命，然後在

黎明以前發開。至於我們之所以採取夜間飛行，當然還是因為敵人的海軍遍布中國海和日本海，這樣可以避免為敵人發覺或受他們監視之故。

這個軍事行動是極端秘密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密，我們每一個人，為這個未來的秘密的驚人巨舉而興奮，而顫動。

大家在沉默中，靜候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天的來臨。

這兩天正是陰曆十二三日，晚上月亮出得又早又亮，武漢的人們，每為敵機夜襲而擔心，但我們却處之泰然。為了這多少時候的經驗，我們對於日本空軍的素質和作戰精神有了充分的認識，我們知道日本軍人最是欺善怕惡，吃軟不吃硬的。它要佔了便宜，那麼它天天都來騷擾，倘若吃了一次大虧，它會幾個月不來。這次天長節日本空軍的覆滅，我們推斷它至少一個月不能來，因此我們十分安心，我們只在期待著中國空軍的雄壯東征。

日子已過了一星期，甚至月亮已圓過了，開始變成橢圓了，關於這個驚人的巨舉，還一些消息都沒有。我們大家每天沉默著，交換著苦悶的目光，甚至心裏以為這件事已經取消了，但期待到最後，那盼望的一天終於來到了。

那就是五月十九那一天。

十九日的下午，當我們下班的時候，突然接到命令：「今晚通夜辦公！」我們知道這是事情開始發作了，於是準備茶水、點心、香煙，等待著過這有趣味而又十分嚴重的一夜。

接着我們得到消息，我××機×架已於今日上午飛抵沿海的××機場，飛航員在白天休息，睡眠，準備於今晚開足馬達，飛往三島，完成任務，然後於明晨回來。

聽了×××長官的指示，要我們現在先去休息，因為今晚上要整夜不睡的。我們兩個人一間房間，大家分別休息了，但睡在床上，那裏睡得着。固然是大家沒有白天睡覺的習慣，同時也是太興奮了，精神太緊張了，一時那能睡得着呢？

大廈的下層和馬路上，汽車鳴鳴的叫，來往不息地走着。電鈴一忽兒便響，軍用單線電話，不斷地傳達着命令，一切預示着一樁大事件的來臨，是的，我們在夢預着歷史上最偉大的一頁啊！

10

在一間安置着四五具寫字桌的屋子中，弧光的電燈照着四面牆壁上，掛滿着軍用地圖。每個桌子上都安放著電話機，壁上懸着一面巨鐘，滴答滴答的響聲，啓示我們一個大事件的來臨。鐘上這時正指着夜晚×時，屋裏的人大家靜默着，但顯示着一種期待的不安，時而看看鐘，時而站起來走走。

隔壁是無線電機室，每當房門關閉時，一陣陣答答的發報聲從那間屋裏傳進這間屋裏。

空軍首腦也顯示着一種不安，他時時遣人來探問消息，最後，他自己踱了進來：「有消息沒有？」

「沒有消息！」

他抬起頭來看看壁上的鐘，皺皺眉。

突然，隔室的門打開了，在無線電的答答聲中，電報員送過來第一個電報。大家圍成一個圓圈，在頂光的照耀下，爭看這征神隊發來的第一個電報：

航空委員會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均鑒：職部奉令調出征人員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及諸位長官行最敬禮，以示參預此項工作之榮幸，並各誓以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歷史的使命！職徐煥昇叩啟

我們用興奮的心情讀着這個電文，並且立刻將這個重要的文件，轉致最高領袖及各關係方面。

空軍首腦看着這個電文，顯然很感動，隨即走出屋子去了。

於是我們在靜默中，等候着機械的電報。這時，每一個人更加興奮，更加坐立不安了。在我們想像中，可以看到××雄壯的××機，編隊飛越大海，在月光照着的雲海上向東飛去，馬達的響聲，和萬尺下的大海中的夜濤，互相呼應，為中華民族唱著悲壯的解放之曲。

一個小時，遠征隊沒有什麼消息，大家正在萬分愁悶的時候，忽然一位莊嚴的少婦，攜着一個週歲光景的孩子，推門進來。

伴着她來的一位同志，爲我們大家介紹：「這位是徐太太！」他立刻覺得這介紹詞太簡單，繼續說：「就是這次遠征的徐煥昇隊長的夫人！」

於是我們便都起立，讓徐太太坐。

「徐隊長這次遠征三島，一定功成歸來，我們對徐隊長真是欽佩萬分，並且預先向徐太太致賀！」

「多謝得很！煥昇這次遠征，他是爲國効力，這是應該的，諸位先生贊美，真是不敢當得很啊！」徐夫人謙抑地說。

「徐隊長臨走之前，徐太太聽得嗎？」

「我不曉得，但我即使曉得，我也不會稍有阻止的意思的。煥昇他是國家的軍人，他的身體已交給國家了，我自己不能爲國効力，我還能妨礙他的正常工作嗎？」

「不是這個意思，徐太太誤會了。」

「諸位先生，請恕我失言！不過煥昇的脾氣素來是這樣的，他有什麼任務，從來不告訴任何人，就像我是他的妻子，也素來不和我講，他常說，保守機密是軍人起碼的條件。

他這次隨行之前，只告訴我他將擔負重大任務，並且留一封信給我，要我在今天夜半開

拆。我剛才看了他的留言，非常爲我的丈夫榮幸，因爲他負起這歷史上第一次的使命。她雖然在信上叮囑後事，誓死完成任務，但我確信他能勝利歸來的。」徐夫人的言辭，和她的體貌一樣莊麗。

大家繼續地談着話，當然都是關於這次出征的事情，也說到徐隊長的人，以及生活性情等。徐夫人常常不安地回頭，看着電機室，在候着她丈夫的好消息。一會兒，徐夫人很害怕地從口袋裏取出一個紙條，微微紅着臉說：

「我有一封信，是寄給煥昇的，你們能不能用無線電發給他呢？」

「可以的！」我們的回答。

在電機室裏，電報員調整了波律，把下面的一封信，用密碼拍到我們遠征的飛機上去。徐夫人的信是這樣寫的：

「昇哥：自你離我去後，我的心情很是鎮定，我很高興，毫無半點悲哀。因爲我是自信，知道你一定是得勝歸來的，也因了這個緣故，我也未去想一些令人悲哀的事。我盼望你早去早歸，我這裏時時爲你禱求，祝你勝利，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勝利。最後我還要告訴你的，請你安心去和鬼子血戰，家中之事，我自會料理，我是你妻，一切當然使你滿意。信任我，我愛你終久如一的，無異一直到我死。你臨行時信上叮囑我的幾句話，都已緊記着。我更給你一個安心的答覆，不論生死存亡，你的妻終是遵照你的意思，你應當清

章安心去工作，勝利的歸來，這就是我草草的希望。祝你平安！

憲×氏題上，五月十九日。」

電報發出後，徐夫人好像心定一點，她的孩子睡着了，我們便留徐夫人在此，送她的孩子到裏面臥房裏睡臥。

大家吃着點心，水菓，吸着紙煙，候着捷報的來到。

房門開處，電報員送來第二個電報：

「雲太高，不見月光，完全用盲目飛行。」寧寧的十四個字。

這時的時間是二十日上午一時××分，我們忙把接電的時間註明了，電告各長官。

一刻鐘後，接到第三個電報：「現在成隊飛行，各隊均平安。」

二十分鐘後，第四個電報來了，譯電員進來時，面現緊張之色。我們接着電文：「現

已穿過雲層，月光照耀，全隊向東方進發，預計半小時後，可抵日本海上空。」

次一個電報半小時後如時而至：「此刻在波濤××吹高度飛行，月光皎潔，明徹宇

寰，下望已瞭見日本海，並發現敵機蹤影。」

這時已是深夜，大家的態度變得更嚴肅，更沉着了。徐夫人不時把所有的來電看了又看，像想從電文中找出她需要的東西似的。

三十分鐘了，四十分鐘了，沒有捷訊，屋子裏的空氣非常沉悶，只聽得壁上的鐘聲索

地響，大家寧愿似地期待著。

四十五分鐘時，電報來了：「已經過日本海岸，抵達九州上空，現正以沉毅之努力，完成任務。」於是，大家騷動了，跳躍了，每個人的臉上都紅血血地，興奮得流出汗來。於是，我們幻想着，×架視國的××機，在三島上空雄壯地飛翔着，俯視富士山，俯視日光湖，向千百萬的日本國民，把這忠告的傳單雪片似的飛下去。我們想：整個三島這時該騷動了，居民聽着頭上隆隆的奇怪的聲音，都從睡夢中驚醒，都市的燈火管制了，探照燈向空偏射，搜索。

時間是二十日上午三時××分，繼續的電報來了：

「我機現已飛徧九州上空，其航程爲自島原附近上陸，穿過熊本，向北作半圓形，經過久留米、福岡市、佐世保的上空，而達長崎港。當我機從萬燈燦爛的第一城市前進，而到第二第三……城市時，俯視已變成黑暗之死市，大概敵人已發覺我機，而實施燈火管制。」

此後每隔十餘分鐘，便接到一個電報：

「百萬傳單，已盡擲無餘。」

「任務完成，機已歸來。」

七八小時緊張的心情，至此完全放下，大家吁了一口緩和的氣，互祝遠征的成功。但

是，二十分鐘後，波折又來了。

「歸航中，天氣惡劣，不見月光，陰形已消散，××××號機不見蹤影。」於是大家又焦灼起來，幸虧不久我們又接到下列的電報：

「××××號機發見平安，以無線電互相聯絡，現正振翼向祖國歸航中。」

後來，電訊員又發送一個電報：

「請轉告妻，余已安然飛返矣！徐機昇」這是徐隊長拍來致徐夫人的電報。徐夫人看到電報，從她的一夜未睡的疲乏的臉上，顯出滿意的笑容來。於是我們便請徐夫人去看護着孩子，安心休息，徐夫人道了擾，出門去了。

壁上的時鐘指着上午四時半，我們接到連征隊最後的一個電報：「晨光曦微中，已返抵祖國海岸。」

我們這時整理所有的電報，以及連征健兒的照片，預備到一家預先約好的印刷所去，編印號外，希望在今晨十時以前，把這件歷史上的新頁，報告於全國同胞之前。這時，揚子江中的輪船，時時有汽笛聲和鼓輪聲傳來。

在我們一夜的興奮和忙碌中，天色不曉得什麼時候已經明亮了。

我們從五層樓一直跑到地面，因為電梯管理人員沒有來的緣故。我們跨進放在門口的汽車，直向印刷所去。

大家都一夜未睡，每個人的臉都略顯蒼白，但是，大家都精神很好，準備更多的精神來應付今日白天的工作。

二

我們把「中國空軍遠征三島」的號外編排好，天已大明，太陽也已經高高地隱着了。報紙在機艙上傳着，大家卻沉入疲勞之中。

突然接到首腦部的命令：「我空軍遠征三島部隊凱旋，準於上午××時抵達漢口機場，通知各方準備歡迎。」

這是一個突然的行動，因為在預計中，我們的遠征部隊是於這天上午回到××，在那裏休息一天，到第二天再回來。而現在，忽然提早回來了，於是我們顯得非常的忙碌。

我們一面通知機場，要他們照顧所有的人場守衛者，在上午×時到××時之間，對於各團體代表准予入內，因為時間急促，我們來不及發入場證了。於是，在十分鐘內，對於飛機場的第一道崗位和第二道崗位，都得到通知，並且在「辦公館」（往飛機場馬路旁的一座屋子）前設立招待處，設簽名處。

這時我便拿起電話，向中央通訊社和各報館通話，從我的口中，把這個珍貴的消息傳

給各報館，再由他們轉到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之前。

「喂！你是中央通訊社嗎。我們是×××××，我報告你一個消息……」

「請等一等！我去找負責人！」對方的回答，「會兒，便有另一人來接話。

「我們是中央通訊社，你們是×××××嗎？有什麼消息？」

「是的！我告訴你，中國空軍昨夜遠征日本，今天上午××時凱旋歸來，到達漢口機場。」

「好！我們立刻就派人到機場去。……」電話裏充滿着驚喜而高興的聲音。

「你們到機場口，自然有人招待，但不必帶照相機去。」

「好的！」

於是，我擱下話機，接着又搖第二第三……家：「是大公報嗎？……是中央日報嗎？……是掃蕩報嗎？……是華日報嗎？……是路透社嗎？……是Rough Daily News嗎？」

一個個的迴着話，回答的都是充滿着驚喜的聲音，和立刻去機場的答音。

當我走出印刷所時，報販們已擠滿在門口，我從這些熱民羣中努力穿過，跨上車子，直向機場而去。

路上的汽車，一輛跟着一輛，都取同一方向，往機場行駛。

到了「榮公館」，許多中外來賓都停車在那兒餐名。而我的車子，却如風馳電掣，在崗位的敬禮聲中一直駛進去。

機場在望，已有些早到的人，在那裏等候着了。只見場子的外緣，都是各國護代表，新聞記者，比較裏面站立着的，是空軍首腦部諸長官，以及軍政要人。我下了車，命車夫把車子退在場外的停車道上，自己則在機場上千了。

時間已經近午了，一輪紅日高懸在碧空，天氣非常地熱，大家著了夏季的服裝，還是流汗不止，有些人已經用着摺扇了。機場上停着十多架驅逐機，稍遠又停着六架變發動的輕轟炸機，在場子的對面，目力幾乎不大看得到的地方，停着許多飛機，但看不清它的種類和名目了。

飛航員三三兩兩的，穿着夏季的飛行衣，在場子的每一個角落裏，以及辦公室外的走廊裏，走來走去的。他們大概在警戒中吧！他們真想不到今天的檢閱，有這許多人來和他們作伴。

兩架驅逐機，也許是偵察機，在空中翱翔，候着歡迎它的遠征的僚機羣。

一刻鐘後，天空隱隱傳來一陣輕微的機聲，大家仰面望着，用帽子或摺扇以及報紙等，遮住正面直射的太陽。

機聲更響了，頭上的兩架飛機，向東方飛去，我們的視線，跟着往東方望，只見在東面的極遠處，發見一點小影子，慢慢地，影子大了，可以看出是一羣飛機。

一分鐘後，這批小黑點已經到了我們的頭頂，並且成爲大機羣了。當它們在機場上空

環飛一周時，我們清清楚楚地看到機翼下雄赳赳的青天白日徽，大家歡呼着，搖着帽子，向機上的出征健兒打招呼。一會兒，兩架小機在前，X架X×機在後，一一落地，滾向場子的正中，它們自行排列着，面對着歡迎者。

於是，歡迎者一擁上前，許多外國記者跑在最前，有的竟帶着攝影機，我趕快上前阻止他們攝影。

這遠征部隊的機羣，即雄壯的X×機，其機身的高大，實在驚人。大家正在望着那慢慢靜止的發動機，以及那映着太陽發亮的機頭而驚嘆時，一個個飛航員，從飛機裏面跨出來，沿着扶梯爬下來了。他們都有高大的體格，但從這一隻隻大飛機中爬下來時，都變得又小又細了。

他們把飛行眼鏡推在帽子上，一個個用毛巾拭着汗，然後在飛機前面，排列成半圓形。他們每一個人臉上，都是紅紅地，顯着健康的顏色。雖然他們平飛萬里，繼續十餘小時未有休息，完成了艱鉅的任務，但他們每一個的精神，都是非常旺盛。

於是，行政院孔院長，軍政部何部長，對出征凱旋將士致詞，許多勉勵獎飭。後由空軍首腦部長官致答辭，代表空軍對軍政長官之迎候致謝，並表示對副副敬謝接受。因為有許多外賓在場的緣故，所以一切訓詞和答辭，都由中央宣傳部查閱部長立時譯成英文。

這時一位嬌小玲瓏，活潑美麗的女小孩，代表各團贈獻花，由徐隊長收受。

人羣在一陣狂歡的掌聲中，慢慢退去。一輛白色的糖菓車開來，上面放着點心、水果、汽水、冰淇淋等。這是冠生園公司派來，向來歡迎並慰勞遠征凱旋將士的。於是，所派在場長官、來賓、以及飛將軍們，都圍着這輛高大的車子，大吃一頓。

那X架勞苦功高的X飛機，已推到場子的另一角，而由那勤苦的機械士去「服侍」它們去了，給它們喝水，加油，檢查機件，一處一處地拭抹。

中央攝影場、中國製片廠，以及中外新聞記者，都閉着他們的閃光燈，把除攝場和飛機以外的一切活動，都攝入鏡頭。

我們知道這些遠征健兒辛苦了，要讓他們休息，晚間還有盛大的祝捷歡宴呢！因此，大家陸續退出。

回到屋裏，睡了一個非常甜蜜的午覺。

一聲砲聲，只聽得窗外一片叫賣號外的聲音，無知的報童，高喊着「中國空軍轟炸東京」的消息。一隊隊的代表隊，前往X地慰勞，空氣裏好像充滿着熱鬧。

錶上的鐘，正指着下午五時。

我們時間不早了，趕快披衣起身，到盥洗室去。

朋友們接二連三的打電話來，探詢關於中國空軍遠征三島的消息，我沒有時間詳細答覆，並且有些問題是不能公開講的，所以一律用快樂的聲響回答他們：「中國空軍確於昨

夜飛往三島，祇擲傳單而未擲炸彈，現在已安全凱旋了，至於更詳細的消息，請看明天的報紙。」

於是，我便匆促地走出門去，僱上街車，直赴空軍首腦部慰勞遠征將士的宴會。

二

在漢口的極東端，穿過舊日租界，在郊野之處，林蔭中隱着一條馬路，這條馬路的盡頭，便是那碧草如茵，西屋一棟棟點綴其間的怡和村。

這怡和村，是各國僑商聚居之所，而怡和村×號，這所富麗堂皇草地遶圍的巨廈，便是空軍×員的俱樂部。漢口的天氣很熱，但這裏因為空曠，設備好，所以比較涼快。這些該快的×員都是來自北地，他們是需要這樣一個地方消度炎夏的。今天的祝捷大會，便借這怡和村×號舉行。

五月的漢口天氣，日中時的炎暑，已經稍稍減去了，微風從馬路兩旁的樹蔭中吹來，使人非常感覺爽快。太陽已經過早的西落了，但天色還很亮，天際的雲霞，顯出非常鮮豔的顏色，襯着一碧的青天，使人想到豆蔻年華的少女的那種風度。

路上，汽車接二連三地，像日闌往來機場時一樣熱鬧。許多青年團體，男女學校，鄉

排着隊手持旗幟，前往會場。

在離怡和村一里多路，車輛便不能行駛了，路上擠滿了前來慰勞空軍的團體代表，旗幟動搖，氣煞萬千。

走進怡和村×號的大門，一陣輕幽的留聲機歌聲從草地的那邊傳來，正唱着勝利進行曲。大廈的那邊，在廣場的中間，用千百張桌子接連着，排成一個倒U字形，上面鋪着潔白的桌布，放着精緻的餐具。白衣的侍者，有的忙碌地走出走進，有的站在大廈的門側，三三兩兩地伺候着。

一羣空軍高級將領從草地對面踱過來，他們想必是早已到了的，他們莊嚴地立着，望望門外，顯露出一種期待和不安。

時間已是下午六時，受歡迎的出征凱旋健兒還未到。

一會兒，健兒們的汽車，十餘輛連貫着到了，却在門口爲慰勞團體所阻。他們各各擁出美麗的少女，或活潑的女孩，向遠征隊獻花，或敬獻致敬。有些女學生合唱着悲勞歌曲，婉轉的聲音從夏晚的空氣中傳來，十分輕快悅耳。最後，是健兒們和民衆們齊呼悲壯的口號，一片「中華民國萬歲」的聲響，震動在場的每一個人的耳鼓。

接着健兒們列隊入場，團體們對他們持了鮮花旗幟等慰勞品，在軍樂聲中，他們都全副軍裝，莊嚴地走入了會場，後面跟隨的是各團體各學校代表，全場都報以熱烈的掌聲。

於是，在島上花香的仲夏夜的氣氛中，開始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祝捷宴會。

初夏的夜晚顯得很短，但天色暗起來畢竟很快的。當大家入座後，只見一個個黑的人影，而看不清各人的面目了。幸而中央舞廳場的新聞組來了，他們在場子的四角安置着強烈的水銀燈，幾條巨大的交叉的光線，照着草地分外嫩綠，照着安席分外皎潔，爲強烈的光線照着，每個人的眼睛都有特異之感。

侍者送上點心、水果、冷菜、和美酒來，大家動用他的刀筷，這時候，坐在最上首的空軍首腦部的長官，一起立訓辭。

他們一個個用着悲壯而宏亮的聲音，堅決而果斷的語氣，解說我們這次遠征的意義，並非揚威海外，而是宣傳於敵，並非準備去侵害敵國人民，而是準備去感化敵國軍民，最後，對遠征將士的英勇達成任務表示欣慰。

最後，由徐隊長煥昇，代表全隊健兒起立答辭，略謂，今天承各位長官慰勞，十分感謝，衛國出征，乃軍人天職，今天對長官寶貴的訓辭，當敬謹接受，永矢不忘。徐隊長是江蘇××縣人，有一個高高的體格，一種江南人特有的秀雅的面貌，看上去年紀很輕，大概不過廿五六歲。他的答辭好像耳熟能詳，隔時一句句背出來，但正因為這樣，才顯出一種軍人的樸實的風度。

最後，由今天作主人的空軍首腦之一的C將軍，用着溫文儒雅的態度，清朗抑揚的聲

調，舉起酒盞來，要求全體賓客起立痛飲一盃，敬祝中國空軍遠征凱旋，預祝中華民國抗戰勝利。

在遠遠的一座西屋中，住着幾個外國人，屋子上懸着法國旗。在我們先前進來時，有一位法國少女在窗簾之內奏着鋼琴。現在，他們都站在窗前眺望着我們，而在我們全體起立，痛飲一盃爲祖國祝禱時，那遠窗口遠遠地傳來一陣鼓掌的聲音，對我們表示好意。

宴席終了，全體空軍同人合唱航校校歌——

得逢凌雲閣

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

復我舊河山

努力 努力

莫偷閑苟安

民族興亡責任待吾肩 須具有犧牲精神

運展雙翼一冲天

在歌聲的餘音中，大家快樂地歸去。

當我回到寓所時，人很疲乏，在過去三十六小時內，我繼續工作，僅得到二小時不足的睡眠，這是我服役空軍以來最忙碌辛苦的一天。因此，我很早便入睡，去尋求一個甜夢。

一三

第二天早晨，全國的報紙，全世界的報紙，都登載出前夜昨晨，我空軍遠征日本，投下百萬「精神炸彈」的消息。許多華文報紙，有很詳細的新聞，記載我機關旋返抵機場的情況。另許多外國報紙，則載着大字標題：

「Chinese Air Squadron Raids Japanese Cities」

「At 2.30 A. M. Yesterday Nagasaki Was at the Mercy of Chinese Bomber」意思是說，日本長崎，昨晨曾在中國炸彈的慈悲之下倖免，因此發嘆中國的偉大，而名中國空軍這次遠征三島為「人道的遠征」。

今天下午，因為知道遠征隊徐隊長宿於××路的新生社，所以便同了幾位同事，到新生社去看他們，作更詳細的談話。

新生社，是直隸×××××的一個組織，其性質相當於空軍俱樂部，它在食宿方面給予飛航人員很大的便利，目的當然使他們在身心方面，得到很好的養息。

新生社漢口分社的社址，就在中山公園附近。那是一座很精緻的積屋。我們踏上樓，樓上是休息室和宿舍，休息室放着報紙、畫刊、和書籍。地上鋪着厚厚的地毯，和舒適的沙發椅。徐隊長從宿舍裏步出，後面跟着的是徐夫人，徐夫人為我們介紹，大家握手後，就座，另幾位在屋裏的遠征隊員，也都陸續來了。

新生社的主人，供給我們糖果、香烟、熱的咖啡、冷的牛奶。於是我們便隨便地談起

來。當我們要求徐隊長發表這次遠征的感想時，徐隊長在快樂的沉思中仰首片刻：

「啊！說到這次的遠征，真是太令人興奮了！當我們接到空軍指揮部的命令時，每個人都感激涕零，這歷史上重大一頁的使命，居然憑空落在我們頭上，我們是且驚且喜，大家都十分高興地準備着。」

「準備些什麼呢？」

「xxxxxxxxxxxxxxxx。總之，我們在短短的幾天中，克服了機械上和設備上的一切困難，完成我們的遠征準備。這當中，每個同志的努力，包括出動的和不出動的在內，都值得我們欣慰，而最值得提起的，便是在座的吳同志。」

吳同志謙抑地連說：「不敢當。」

「請問吳同志！……」

「吳同志的勇敢是值得欽仰的，當我們準備好時，一切都完備了，只差一個熟練而有氣魄的電務同志，而吳同志以不負作戰使命的航委會電務科的職員，欣然自告奮勇，出而參加遠征，以他的服務精神和優良技術，使我們的遠征陣容格外圓滿。」徐隊長高興地說着。

「難得！吳同志這種勇敢，實在代表我們中國青年的精神。」

「豈敢，我不過爲了好奇，同時也覺得爲盡一個國民應盡的責任，我一點不覺得這是

件辛苦或冒險的事。」吳同志回答說。

徐隊長接著說：「好，現在我再向各位報告遠征經過。十九日的深夜，我們從××拍薑丁向最高長官致敬的電報後，便起飛長征，一時馬達怒吼，好像萬馬奔騰，於是調整方向，直向東方而去。

「我們出發時有一刻鐘的時間，便發見在我國的海岸有數艦五艘，燈光明亮，並曾用探照燈向空中四射，但並無其他動靜，大概是一種普通的警戒，未必發見到我們。

「因為沒有什麼可報告的，所以我們便在沉默中前進，直到二十日上午一時××分，我們纔發出『雲太高，不見月光，完全用盲目飛行』的第一個電報，以安慰你們。」

徐隊長這時沉入回想之中，由另一位遠征同志繼續報告：

「在黑暗中，我們保持隊形，徐徐前進。道路經過了一點多鐘，前面的雲較低較稀了，於是我們一躍而居雲上，眼前一亮。呀！多美啊！半輪的明月照徹蒼穹，照耀着我們的機翼，直趨雲海，以完成歷史的使命。」

「太美了，簡直像詩情畫景一樣。」一位同事說。

「遠征將士在征程中還不忘記自然的賞鑒，真是安靜極了，真是親敵人如無物啊！」另一位同事說。

「我們在二十日上午二時××分到達日本上空，下面可以看到位置在九州島上的一個

城市(大概是熊本)，這時日本人好像並未發覺，城市中的電燈光，仍舊明白可見。於是數萬張的警告文字，如雪片般散落下去。」徐隊長接着說。

「偉大得很，你們這時的感想如何？」

「我們沒有什麼感想，高懸在這個燈光閃爍的日本城市之上，我們十分興奮，大家緊張地工作着，把傳單從機下的洞中拋擲下去，那裏還有什麼感想的餘裕呢？我們只覺得我們正在做着有益於人類文化的事業，完成歷史的「責」，而對着這絕對爲我機控制下燈火輝煌的敵國城市，十分欣慰他們人民爲軍閥所愚弄所壓迫。大家想，倘若我們擲下的不是十萬傳單，而是萬磅炸彈，那麼在我們毀滅下的敵國城市，將成何等慘酷的情形呢？」

H君說：「中國空軍的文明，和日本空軍的野蠻，這次是一個很好的對比。所以外人都說這次中國的『文化的遠征』，足以教訓野蠻的敵人，使其慚愧無地。我們這次的珍貴收穫就在此，而我覺得這比萬磅炸彈給予敵人的打擊和警告有力得多。」

「H君的話很對，我們也這樣想，所以我們拋擲傳單的時候，大家十分興奮，比拋擲炸彈還更起勁。傳單從機下的洞裏拋出去，飛機外面的空氣受激盪，吹進機子成爲很大的風，因此零碎的紙片仍給吹回機內，但我們必定把它再拋下去，務使這『文字的炸彈』一張不遺地發揮它的威力，達成我們的任務。」

「後來呢？」

「位專管地圖和航線的同志說：『我們這次的航程，依着地圖的推斷，是從馬原海的附近登陸，穿過熊本，向北作半圓形，經過久留米、福岡市、佐世保的上空，而達長崎港。當飛機從燈光明亮的第一城市前進，而到第二第三……城市時，那些城市都已漆黑如死市了，大概敵人已經發見我們的飛機，整個三島實施燈火管制的緣故。』」

「我感覺不味的，倒是敵人作何狀態，民眾們是否從睡夢中驚醒？軍警是不是驚惶失措？」C君問。

「我們不能看得那樣過細，因此也無從推斷。」

「遠征同志！你們還看到什麼地理上的特異，足供參考嗎？」E君問。

「沒有，我們先看到的是月光下的大海，浮雲迴旋着海，迴濤，正和初熟的少女置身在薄薄的縐紗中一樣，偶然在浮雲隙處漏一兩臉，又躲進如紗的雲裏去了。後來，我們從雲縫中看到陸地，看到一層高山，山尖隱隱在雲上。」

E君是在日本很久的，他想了一想說：「這座山，也許是一千六百尺高的阿蘇山啊！」
「那就不清楚了，也許是的。還有，當我們到達某一個城市的上空，當燈下照明傘時，看得下面清清楚楚地，在萬屋如雲中，發見一座高屋，屋上有亭，亭上有燈，不曉得這是什麼地方。」

「此行的高度怎樣？」

「我們有時飛得很高，有時飛得很低，當我們向下面 diving 的時候，聲音十分沉重而雄壯，我相信下面的日本國民一定從夢中驚醒的。」

「在日本上空逗遛多時？」

「兩點鐘不到的樣子，我們從熊本到久留米，到佐世保，到長崎，把我們帶去的二百萬傳單拋完了，這纔從容而返。」

「你們這時的感想如何？」

「我們業已完成任務，十分高興，所覺得遺憾的，就是敵人的空防太差了，既沒有高射砲，又沒有戰機迎戰，宛如入了死城一樣，使我們十分捨棄。想不到殘禍東京強國的日本，他們的國土內這樣死氣沉沉。」

「返航時已不早了吧？」

「是的，那時已很不早了，我們抱着愉快的心情，開足馬力向祖國的領空飛返，抵達祖國海岸時，已經是晨光隱微了。」

「想不到敵人埋伏在我國的鐵翼之下，雖然毫無反應。」

「是的，我們這次是奇襲，敵人措手不及，自然只得任我橫行於三島領空了。但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敵人對於空防的疏忽。聽說直到我機返航以後，敵人幾乎忙腳亂地電知在我國領域內的數海軍和空軍，沿路緝擊，然而我機早已安然返防了。」

我們這樣瑣瑣地談着，不覺時間已歷二小時，徐夫人在座未發一言，僅時時露出淺笑，秋波傳神地望着徐隊長，想見她心中的得意了。這時，大家又發主人殷勤勸着，用了不少茶點和飲料，然後在一片熱情中，互相告別歸來。

第二天，東京方面傳出消息，稱：「中國空軍於二十日晨飛來日本空襲華，業經日方證實。據日日新聞熊本訪員稱：二十日晨有神祕之飛機，衆情不止一架，出現於此間上空，發出反動機聲及小冊子，經警察檢獲者不下五六百張，內容均極離反日。警察及憲兵於研究後，斷定此爲華機。熊本爲一設防城市，在九州島上，位於長崎以東五十英里。」

又電：「據悉中國飛機日昨在九州島散發傳單後，內務省鑒於該島若干城市之重要，業已決定充實西南部防空設備。此項空襲，已在日本居民心理上發生影響，極爲各當局所重視，各地方凡爲中國飛機所到之處，其官廳並已奉令採取適當辦法以維持秩序云。」

中國空軍遠征之後，日本東京連日發警報，可見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一班了。

一四

我軍最近退出徐州，已有十天工夫了。敵入本想徐州造成一個大殲滅戰，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軍雄壯地退出徐州，遺遇到很少的損失。敵人見殲滅我們不能，便想沿風

海路西進，然後南下直逼大武漢。但天佑我國，黃水氾濫，使敵軍的攻勢完全擱頓。

自從四月二十九武漢空軍之後，敵人已有一個多月沒有來武漢空襲了。今天戰雲了如指掌，到××路的武漢防空司令部去，時間是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半。

在防空司令部裏，大家的工作非常緊張。我們來到機要室，只見室的中央一個大桌上，安放着一張以武漢為中心的周圍五六百里的大地圖。這地圖上面有一道藍色的圈，再裏面有一道紅色的圈，當中的紅心就是武漢。一塊和桌子一樣大小的玻璃，蓋在這幅平鋪的地圖上。許多玩具似的飛機模型，紅色的和藍色的，一種鉛質做的，有一寸長半寸寬，它們都零零亂亂的停在玻璃面上。

電話時時地響着，幾乎每隔幾分鐘，就有一個電報來，這些都是各地的防空情報，我空軍的活動情報，以及武漢周圍所有敵機哨對於天空一切情形的報告。這些電報給檢視過，便插在一個桌上的鐵架上，沒有多少時候，架上積起的電報便有一寸厚。

桌上的飛機模型，便跟着這些電報的來臨，而由管理者常常用手去移動。在地圖上面，它們從這省到那省，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不斷地運動着。這紅的飛機模型表示敵機的行蹤，藍的模型表示我機器的活動。每一個模型，表示飛機一架或多架。

我檢視地圖上的模型顯示，只見有敵機活動之處，不下五六個地方。有我機活動的地方，也不下四五處。而在安徽中部，見有紅色模型二架，形影相隨地，向西前進。它們行

的目的，顯然是空襲武漢。這兩架模型逐漸靠近，終於達到了地圖上的藍色圈，於是司令部的人都更忙了，他們向各處打電話，而屋頂上，那架全武漢最大的警報器，震耳地響了起來。

這時是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大武漢發出空襲警報。

大家在緊張的空氣中，沉默地等著繼續的情報，看着地圖上那兩架紅色模型的蠕動。防空司令這時走進來，用手帕揩着汗，他鎮靜地說：「敵機一共是五十四架，分成兩個大編隊，針眼逐機四中隊在前，重轟炸機二中隊在後，正向武漢的方向襲來。」說完，他又忙碌地走出去了。

大家在沉澱的緊張中，只聽得馬路上的人潮，紛紛向公共地下室躲去，而天空隆隆的聲音，十分響亮，知道我空軍已起飛迎戰了，大家面上露出滿意的笑容。

屋頂上的紅色模型，毫不遲疑地，慢慢達到了紅色警戒線，這時，屋頂上的警報器，又大叫起來，悲壯的緊急警報。

我們立刻坐上車，回到××處去。現在是正午了，武漢高空一碧如洗。馬路上靜悄悄，只有警報器在障礙物後。

到了辦公處，登上五層樓的屋頂平台，只見每次一有警報便攆着開未拉起來的中央攝影機的攝影同志，也已經到了。他們在屋頂的中心放好架子，把鏡頭對準天上，待機而

聽。

十五分鐘後，空中傳來了飛機追逐的聲音，一幕大空戰，雙方飛機總數在百架以上，宣告開幕。在陽光的照射下，我們卻躲在陰暗處，仰望着天空白影點點，忽明忽暗，反覆升騰，目不暇接。反顧靜靜的長江，雄偉的武漢三鎮，非常安靜地突視着天空，鼓勵空中戰士們奮勇殺敵。

一架飛機墮下來了，一陣火光，一陣黑烟，等不到達到地面，它便化成灰燼了。又一架飛機尾巴冒烟了，掙扎着飛上去，終於變成可怕的「尾旋」，向五千尺下的地面直撞下去。立體的晴空，點綴着三三兩兩高高低低的白色的煙傘，從天空冉冉而下。

三十分鐘的血戰過去了，沒有一隻機影，沒有一點機聲，整個天地在肅靜的期待中。又經過半個鐘頭，警報解除，我們一車當先，駛過靜寂的尚未恢復的馬路，直向機場而去。

我們先到了「梁公館」，那是飛航員食宿之處，只見除侍役外闕無一人，一隻籃球的台子，伴着兩枝籃球的棍子，無聲地躺在那裏。我們又趕到機場，空中的飛機正在一架架降落，我首先找着威裝甫卸的羅隊長英德，問他戰鬥的結果，他說：「因為許多戰友尚未回來，現在說不出確實的結果，但我軍獲勝，這是可以告慰於大家的。」他是個南國青年，航校三期生，年二十餘，個子並不高大，一副活潑而精悍的樣子。

這時，許多飛航員已經從飛機中跳出來，紅着臉，流着汗，「正義之劍」大隊的隊長也來了，他因為言語不通，只用兩手比擬着，高興地喊道：「八架！八架！八架！」原來他們擊落敵機八架。

這時韓參同志、柳哲生同志也都來了，他們每人擊落敵機一架，另一位佚名的戰士擊落一架，合羅英德隊長的一架，共計××大隊擊落敵機四架。

大家點名，「正義之劍」大隊有一名未回，××大隊的強分隊長效實也未回。因為天色很早，他們也許要回來的，也許降落到附近的機場去了，大家對這兩位戰士並未絕望。

一小時後，我們都聚在「聚公館」，坐在輕暖的沙發上，和戰士們同進午餐，一面研究着這次戰役的戰果。

據我們研究的結果，敵軍戰略以驅逐機三十六架，重轟炸機十八架，分兩個編隊，先後於不同地點起飛，戰略開展於英山上空，然後以驅逐隊遂行空中戰鬥，圍擊潰我驅逐機隊，或加以攔絆，然後讓轟炸隊遂行其轟炸任務。

但是敵軍竟陷於不可挽救的戰略的錯誤，兩編隊未能按預定地點集中，敵轟炸機隊竄入了湖北境界，從英山直到長蕪間團風，連一架「友軍」的影子都不見，因而始終逗留在大武漢圈外，在敵驅逐機隊和我「正義之劍」大隊及××大隊三十分鐘「苦戰」之時，不敢竄入武漢上空，遂行任務。

一直到敵驅逐機隊，被我軍擊潰，倉皇東逃到了颶風的時候，敵轟炸隊纔和它殘敗的「友軍」匯合向沿江敗退。

但敗軍的厄運，現在尚未到了止境，我軍英明的首腦部，早就計定敵軍敗退的路線，預先就布置妥當了。所以敗軍逃到江西湖口上空，又遭遇我「流星拳」大隊自××起飛而來的截擊部隊的痛擊。——又擊落轟炸機二架。

總計今天一天中，我軍共擊落敵機十四架，這便是武漢的第三戰，光榮的「五三一」。天色已經暮了，我們失蹤的兩機還無回來的消息，電詢附近機場，也得不到兩位戰士的信息。

兩天後，我們纔分別找到了他們的屍骸。「正義之劍」隊員，無言地望著北國的天空，而××大隊的張分隊長效賢，却含笑瞑目，臥於地上。

張分隊長安徽合肥人，航校五期生，記得兩天前，我還收到他和另三位同學寫的一封信，要求我們從優悼恤陳懷民同志，但等不到我的覆信，他便壯烈殉國，追隨陳烈士於九泉之下了。

一五

每次空軍大勝利之後，民衆團體都慰勞獻旗，或贈送精美物品，他們這種愛國的熱情，是很可感謝的。

今天上午，武漢各團體的代表，持了三面錦旗，來向空軍首腦部獻。旗子上寫的是「衛我領空」「威震雲霄」等字樣。我空軍首腦部接受如儀，並招待其入會客室就坐飲茶。民衆代表對我空軍人士殷殷致意，非常關切。數分鐘後，始興辭而去。

這種錦旗都非常美麗，我們除發給各部隊以外，其餘的都留着掛在大禮堂上，作爲裝飾品。除掉錦旗之外，有時還有銀盃，銀鼎，有的指定給××部隊，我們便發給××部隊，有些泛稱全體空軍，我們則分配給各部隊。另有些百貨商店，或綢緞廠，他們往往送來繡着字的綢緞衫數百套，或飛行帽若干頂，我們鑒於商民的一片誠意，也只有道謝收受，轉發各屬。

在漢口歷次空戰的受傷將士，以及在前方空戰受傷運來武漢治療者，大都在××醫院。我想看看他們的院中生活，並且給他們以慰問，所以今天便到××醫院去。

這是一個晴和的下午，我和同事王君從辦公室裏走出，雨後的天氣非常涼快，一片新陽透過路旁的屋尖，照在我們的肩上，照在平坦的馬路上，使人發生一種舒暢清新的感覺。在這種心情之下，去探訪那些爲國負傷的空中戰士，真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因此腳下走

得比平時分外輕快，一下子便到了綠蔭森森的××醫院。

在問訊處，查明這兩天在院的空軍同志不多，有些出院去了，有些傷勢太重，未便延緩，我們經考慮之後，決定訪問一位呂天禮隊長。

穿過一片如茵的淺草，一種不知名的紅花開得非常鮮艷，我們走進了白色的紗門，便由穿若白衣服的石護婦引到呂隊長所住的第×號病房，片子遞進去，我們立刻便被邀進屋去。

看護婦送進牛奶和麵包來，這正是病人進餐的時候，呂隊長一見我們，便不肯進餐，要勝出工夫來接待我們，我們連忙請他安靜下來，照常進餐。

一個英明的臉型，但掩不住他那股和氣跟誠懇的態度，那便是呂隊長給我最初一瞥的印象。牀一尺許有一張椅，呂隊長便坐在椅上，右手被木架和紗布支持着，倚在一個較高的茶几上，右肩和左腰都包裹在紗布中。呂隊長的面容顯得清瘦，恐怕是戰時流血過多的緣故吧！但精神是很好的，目光清明而有力，右手在包紮中，鮮紅的血隱隱滲出來。這血，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心靈所寄，是為祖國的生存而流的，眼對着這光榮的鮮血，我不禁默然地致復着。

且同志是帶了照相機的，於是便請得呂隊長的同意，給他攝了一個影。屋子裏全是白色，反背很好，所以拍照毫無困難，呂隊長一面吃着，一面談着，留下一個生動的寫真來。

爲了病體的關係，呂隊長說話聲音較低，於是我們便挨近些坐著，開始了我們的談話。在二十分鐘的談話中，知道呂隊長是在華北方面作戰受傷的，進院已經有兩個星期，傷勢經過良好，大概再有兩個星期的療養，便可出院。

這時，一位歐籍老太太的看護婦來了，她和呂隊長用英語談了些病情，然後把一支溫度表塞進病人的嘴裏。

我有機會窺詳周圍的一切，屋子是靜靜的，籠罩在一股酒精和西藥的氣息中，日光從窗格的孔隙中射入，這裏馬路不遠，所以市聲還有得傳進來。

看護老太太用著慈祥的臉，關切地望著病人。我們從她的眼中，可以看出這位西方的老婦人是如何愛惜我們的勇士，崇拜我們的英雄。當然她並非偏愛於我，不過是一種人類的正義感使得她如此罷了。

老看護婦走後，我們又談了十分鐘話，我纔知道呂隊長是廣西人，從小生長在南洋蘇門答臘，十餘歲時返國，在上海就學於滬江、暨南等大學，二十一年回廣西，投身航校，獻身國家，航校畢業後，他又到日本去，進明野高級驅逐學校半年。返國後，即任教官於廣西航校，直到這次抗戰發生，凌空殺敵爲止。

談話的時間已經過長，我們深恐影響戰士的病體，便互道珍重而別。

×

×

×

今天，楊惠敏小姐來辭行，她要到國外去了！

「是參加武漢合唱團的國外旅行嗎？」

「不是的，是出席世界青年大會。」

原來世界青年大會，今年八月間在美國紐約舉行，我國雖在艱苦抗戰之中，政府仍極重視此會，決定派遣代表，前往出席，楊女士也是這十二位代表中的一員。她以過去向四行五軍獻旗的一幕，原贖之名聞於世界，以趙做世界青年大會中國出席代表之一，是很適當的。

臨臨來是向×××當屬請假，當局當然允准了她，這是一個青年萬里征塵效勞國家的機會，大家都十分踴躍於她。

她們一行人，此行先到歐洲，再到美國，歸來時當在次年春天。沿途為祖國神聖抗戰，向全國青年報告真相，並博取其同情。這個使命是相當重大的，所以我們貢獻了許多宣傳的資料給楊小姐，並且和她研究一切宣傳的方法，楊小姐都虛心接受。

我們看着她活潑的背影去遠了，恭祝她此行成功。

×

×

×

從六月到七月，武漢在炎熱的威脅中。

馬路到處都是冰店，孩子們一個個口裏嚼着冰棒，這裏沒有可口的西瓜，對於江南來

的人們是很感覺苦惱的。

三大花園都開放了，夏夜的情況很是熱鬧。其中大華球場是老年人和婦女們消暑之地，紅綠的電燈下，一個個在手持着球棒，打那不要氣力的「小高爾夫」。那可花園是外國軍人和次等要人們在那裏憩息宴聚之地。至於那位居法租界的明星球場，更有露天舞場，一般男女情侶趨之若鶩，是一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地方。

一般空軍們喜歡到的，不是那些地方，而是比較清幽的中山公園，和維多利花園。中山公園有一泓清水，可以划船，有游泳池網球場，可以運動，還有養生社餐廳，可以飲冰果腹。當那夏夜月亮初上的時候，在那垂楊深處，駕一葉扁舟，真可以消暑還懷。至於維多利花園，那是學生們和孩子們的樂園，有票價低廉的露天電影，也是以消暑永晝。

隨着戰爭的延長，大武漢也慢慢有了戰爭長象了，在七月底以前，馬路上都做起木欄柵來，特三區的商店，也在門上畫起米字形的標識來，這一切，顯示着大武漢的非常時期，將要降臨。

一六

×月×日，×××奉令遷移，我們從漢口來到衡陽。

離開漢口的時候，是一天雨後的下午。我們跳在一隻輪船上，因為等候後來的官佐和行李，直到傍晚纔從北岸開到南岸來。

夏天的水漲了的揚子江，現在變得更偉大了，它靜靜地流着，像牧着蔥中國的前途蟻窮。森篋從江上引起，反映着北岸的漢口漢陽，南岸的武昌，分外地雄壯。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天邊還留着紅色的雲霞。我站在船頭上，望着這居住了半年多的漢口，望着那在森篋裏的江漢關和水塔的屋頂，輕輕地說：「暫別了！漢口！」

到了武昌，我們便在鮎魚套車站，上了鐵棚車。這是我們的專車，車上沒有燈，車窗也沒有玻璃。我們對於這車子很滿意，一半固然是好奇，一半也因爲這樣，才算得是真正的戰時生活。

車子不久便開了，微風細雨從窗外打來，大家因爲很疲乏，所以都睡若不去管它。第二天一覺醒來，一輪紅日，照着這二十餘節的列車，遲緩地前進着。

上午十時發見附近有敵機蹤跡，車子便停了，我們下車向四面疏散。一點鐘過去了，沒有動靜，我們便繼續前進。在車上，我們得到了俄僑爾圖在偽滿邊境擊毀多發生衝突的消息，大家都很興奮，熱烈地討論着。有些人以爲他們根本不會就此打起來，有的人以爲如果正式衝突起來，也許會引起世界大戰的。於是大家又討論到世界大戰是否有利於中國的問題，互相辯論。

車子走得很慢，車上既無餐室，沿路又無適當的食物可買，因此十分窘困。第二天的中午，車到長沙，大家因為餓得很久，連忙下車到長沙市上，飽餐一頓。

長沙是華中的一個大都市，它雖比不上漢口，但平坦的馬路，高大的屋子，另有它的一種風格。尤其是穿長衫慢步而行的洋車夫，和餐室裏碩大無朋的桌子和器皿，都可以看出長沙的特色來。

車只停了二小時，所以岳麓山，天心閣諸名勝，都沒有機會去了。匆匆進了午餐，買了些食物，回到車裏，繼續前進。

沿著軌道，車行過處，只見遠山近水，風景很好；長沙自古為人文蔚起之地，大概這樣的山水，對於開發人的智慧，不無好的影響吧！

再過了一夜，第二天的上午，我們的車子終於到達了目的地——衡陽。

衡陽，是一個古老的城市，雖然位置在漢口南方，但天氣比漢口涼爽得多。它是湖南的重鎮，但一點都沒有都市化，完全保持着古風——一個古色古香的玩市。

一條湘江，停着許多高大笨拙的船隻，衡陽就在這湘水的西岸。在東岸，我們有一個大的飛機場，這機場規模之大，可與漢口飛機場相比擬的。而我們的辦公處，都在江兩岸，據着一個防禦的塔廂式的房屋。我們日處其中，想到漢口的五層西式大廈，不禁有今昔之感了。

衛陽的人民，也仍舊保持着古風，他們身體力健，有一種慷慨，是還不容易被外來的人所同化的。

但是，當我們來到衛陽以後，軍事機關運來的日多一日，外來的人也一天多似一天，於是衛陽在不知不覺中，也一天天都市化起來了，有外方口味的館子，新式的理髮店，大規模的報紙，馬路上，西裝男子和燙髮女人觸目皆是，於是，古老的衛陽，頓改舊觀了。這種改變是禍是福，我們且不去說它，但在這個非常時代，戰爭的浪潮使得每一個偏僻的地方，都要受到影響而根本改變，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衛陽城中，有一家小飯店，我們每天在那兒吃飯。

飯店對樓，住了兩位小姐，姊姊比妹妹長得秀麗，妹妹比姊姊長得活潑。聽她們的說話，聽得她們是江蘇人，大概是從蘇滬一帶流亡來的。每天吃飯的時候，我們看見她們，她們一到吃飯的時候，也一定要看到我們，日久之後，大家弄熟了。

「日小姐！你妹妹呢？」

「妹妹上學去了！」對樓傳來嬌柔的聲音。

「在什麼學校？」

「在坤範女中。」

「你呢？你為什麼不上學？」

「我沒有學校進，只在家裏玩玩！」她撫着她的小弟弟，一副甜甜的笑容。

晚飯的時候，妹妹回來了，不知道什麼事情，兩姊妹吵起來，甚至動手打着，但聽說相打與我們有關係的。可是幾分鐘後，姊妹倆又和和氣氣地，一同出去了。

後來我們爲了要組織一個××劇社，還演抗戰戲劇，以慰勞戰士，並教育民衆，請她們兩位加入，她們都高興地加入，並且曾經參加過兩次化裝遊行，從此，大家更熟識了。

在這裏寂靜的空氣中，有這兩位小姐，時常來談談，雖使我們的生活得到不少調劑，我們稱她們爲「戰地雙雲」。

現在這對「戰地雙雲」，不知到那兒去了，我默念她們。

一七

在衛陽城北雙局巷×號，一座深邃的庭院內，住着許多空軍烈士的家屬。

這許多失掉倚靠的少婦，她們都很年青，但她們都沒有丈夫了，她們的丈夫已凌空立功爲國捐軀了。她們都孤弱伶仃，有約還抱着幾個月或一二歲的孩子，無家可歸。對於這

些烈士家屬，空軍新生社便負起照料的责任，把他們送到後方去，並爲他們尋覓住處。

她們都是心靈上有了創傷的人，雖然她們有優厚的恤金，但物質的充足，究竟補不了精神的缺憾。她們的婚姻都十分美滿，令人羨慕的，但因為太美滿了，往往不能長久，她們大都結婚不到一二年，甚至只有幾個月，丈夫便戰死了，回首相聚的時日，真屈指不過幾十天呢！這真像一個美麗的幻境，一個不堪回首的夢啊！

今天我有暇，便到錢局巷X號，去慰問她們。

一進屋門，便聽見留聲機唱片的聲音，從花木遮住的屋子那邊傳來。石砌的草徑，蜿蜒地通到白窗透映着的門窗。當我把來意向一位女侍講明後，她便進裏面通報去了，接見我的是一位黃夫人——孫抱真女士。

她是一位年紀廿多歲的少女，發邊帶上一朵白花，攜着略帶杭州音的上海話，溫和而活潑地，和我們——同去的一位攝影同志——談話。

當我把來意說明後，她非常感動的樣子，一雙秀麗的眼睛略顯潤紅了。她說：

「我們是被這個世界遺忘了的人，死去了丈夫，不同從道德上或情感上講，我們是應該心如木石，過着孤苦的日子。這世界縱有快樂，但我們是此生無分了。我們唯一的責任，是撫養遺孤，並期待着祖國抗戰的勝利。到了那一天，便是死者生者，心滿意足的一天了。」

「黃烈士爲國捐軀，全國景仰，他的功在國家，必能含笑於九泉的。我們後死的人，一定繼續先烈的遺志，盡我們在抗戰中能盡的一部分責任。希望烈士們的家屬能見到這點，節哀努力！」

孫女士含着眼淚，點頭說：「我很了解先生的好意，並且願意把這點好意，傳達給同居各烈士家屬。」她這時默默地望着壁上，壁上是黃烈士的遺像，一個英姿勃發的青年。一會兒，她又微笑着，敬我們的茶。

房間裏的設備，非常精緻，我便問：「生活怎麼樣？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嗎？做些什麼消遣呢？」

「生活很平常，空的時候，大家談談，也寫寫東西。」

「有能發表的東西嗎？」

孫女士站起來，從書桌上抽出一篇文稿，遞給我。「這是我爲紀念我的丈夫逝世週年而作的，不成東西，請你帶去修改修改，如有機會，就替我發表出來，也可以的。」

我站起身來接了，又問：「沒有孩子嗎？」

「有一個男孩子，今年三歲，剛纔給奶子抱到外面耍子去了。」

這時我們的攝影同志，請她拍一個照，她欣然允諾了，並且對攝影很感興趣的樣子，叮囑我們印好後要送她一分。她又把她的照相簿拿出來，上面貼的都是她的和丈夫的照

真。

在我們辭別之前，她介紹了好幾位烈士家屬和我會面。她們都是非常年青，大都是美麗的，但她們已失去人生的快樂了，爲了國家，她們犧牲了家庭的快樂，她們是值得尊敬的。

回來的時候，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觸，那幾位小姐的哀愁的面容，樸素的裝束，永遠留在我的腦際。

晚上，我看看孫抱真女士爲紀念她的殉國的丈夫而寫的那篇文字，非常感動。這雖不是如何淒婉動人的文章，但實在是真情流露的至文啊！

她是用墨水筆在原稿紙上寫的，現在把它介紹在下面：

「八一六」這個沉痛的日子，是我個人感到最偉大而光榮的一天，是中國青年空軍壯士——我的丈夫黃保珊爲國家民族流血的一天！今天，天宇黯淡，蒼天一若弔我保珊之陰魂然！此刻，我在這初秋的夜晚，淒然地對這一燈如豆，我凝神地合着光榮而且復仇的眼，懷念着我的保珊。一年了，我沒有感得他不在人間，真實地，我所能想到的，是他在戰鬥，戰鬥到忘記寫家信的地步！今天，非個人懷念到保珊，是整個空軍抱澤懷念着保珊的一天，也即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同樣地紀念着保珊的日子。保珊的精神不死！他永生在每個人的心裏！

此刻我一邊寫我的紀念文，一邊撫摸着兒子的頭顱：「你爸爸是抗日戰死的，你要替爸爸復仇！」孩子雖然僅僅三歲，但他睜着兩顆圓眼睛，表示着堅毅沉痛的接受。

當我和保珊初愛的時候，即有一個信念，即我祇想有一個把一切交給國家的軍人作丈夫——尤其是一個偉大的空軍鬥士，他的生命，每天在冒險，是最可寶貴的生命。於是在我母親的猶豫下，我堅決的說：「媽！你不能要我嫁一個庸俗的男子，沒有危險地直活到老，老了望着帳頂而死！在這時代裏這種想法是可恥的，絕非你女兒所可聽從的事！」這樣我毅然接受了保珊的求婚，於是我們便結婚了！婚後的生活，全部是忙碌的，住在一起的時間很少，我們精神的生活佔大部分。但我們時常通信，那時他的來信總含着熱烈的希望：「我們是國家的人，我們受的思想太大，全面抗戰開始短期內即將爆發，報國的時候到了！」

八一三的戰鼓聲後，保珊愉快地由孝感飛回，那時我住在竟橋驛村，一進門他就笑着說：「我們的機會來了，看空戰吧！」真的，保珊一向沉默着的人，從來沒有像那天那麼興奮過啊！保珊是個熱血的青年航空員，和其他的有志青年航空員一樣，因此，每當幾個偉大的空戰如「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諸役，我總以為保珊尚在參加殺敵，在機對機鏖戰對鏖戰的一場兇殺中。

保瑛乃生長在江蘇的人，江蘇人的特質是細心，但他却兼有北方人堅強的事，具有廣東人的勇氣，三種性格混合成的一位空軍鬥士，他的英勇是可以概見的。可惜他「出師未捷身先死」這是保瑛的不幸，也即我的遺憾，更是祖國的一大損失。

保瑛的遺言是很簡單的，只是：「我是國家的人，不屬於任何人的！有夭殉職，你要堅強地活下去，愉快的撫養着兒子，你更要英勇地做些抗戰的工作！」是的，我光榮的活着，因為你光榮的死去！我此刻撫養着兒子，因為兒子是未來的主人翁，他是必要替父親報仇的人！替國爭光的人！我呢，不久也要參加救亡工作，以竟宿志。天宇黯淡，秋涼如水，在更深夜靜的晚上，在衝鋒的小市一角落裏，我寫着，我仰望着窗外的天空，似乎機聲札札，我的保瑛在空中戰鬥，在竟未盡之志吧！我又好似見到我的保瑛，他像一條影子，跟隨在我的身後，也跟隨着每個人——每個青年航空員身後，鼓勵他們殺敵，要他們替他復仇。

啊！啊！保瑛，我光榮的活着，因為你光榮的戰死。

一八

自從來到衡陽，空襲警報比漢口少得多，但最近警報的次數，比往前多多了，敵人的

廣大，好像嗅到了衡陽的氣息，常常到這裏擾亂，於是這古老的城市，也就陷於立體戰爭的不安中了。

由於今年（廿七年）的閏月，巧得很，把中秋節和雙十節，竟拉攏在一起過。

十月八、九日的兩夜，像規定了時間似的警報，和驚心動魄的月夜大空襲，五花八門的空中立體戰，使得衡陽民衆的心，十分緊張了，何況今天又添上了一個雙十節！一個月兩敵空之夜！我們想：「準備今夜看大空襲，看我探照燈和高射砲施威力吧！」

月光朗朗地照耀着，被我們稱爲「戰地雙雲」的王氏姊妹，一早便吃了晚飯，來到我們的住處了。前兩天，她們是跟着我們在一起看空襲的，「不知道怎麼樣，好像跟你們在一起，膽子大些似的！」於是我們在猜謎、比氣力、閒談中，等候着情報的傳來。

九點五十五分，防空司令部電話來了：「第一批敵機，已過修水，有進襲衡陽模樣，此後還有第二批、第三批，請注意。」我們連忙把情報通知關係方面，再聚精會神地等候着。

「嗚——嗚……！」悽厲的警笛聲，響徹了城區四近。月光下看得出衡陽民衆，扶老攜幼的，向郊外逃遁，疏散。我們也就在這個緊張局面下，移動了郊外田野。

瀏陽，易家灣，瀏潭，街山，敵機一點點的迫近了。「敵機是取東南航向的，注意！」防空司令部對照測第X隊發出電話。

夜涼如水，霜氣襲人，大家在靜默中，有些寒慄。這對「戰地雙雲」，也閉上了她們

會說話的嘴，絞結在樹林下默不作聲了。在陣地裏，士兵們心在跳動，壓抑在增加，操作着器材的各部。發電機低微的轟轟聲，陣地指揮官凝神傾聽和注視着應留心的方向。人們屏息地等候着，空氣是非常地靜寂，一聲低微的咳嗽，也可以傳得很遠的。

偉大的南嶺，像一個巨人似的，橫臥在地平線上。從它的左拐邊，傳來了沉重隆隆的機聲，這是一年多來熟諳的聲音啊！日本飛機工業產兒的呼吸，現在我們將用行動來給予打擊者以打擊了！

最先有兩道青白色的發光，劃破了漫漫的長空，上下左右地在搜索着目標。因為這是初陣，所以搜索的時間較長，燈光的運動也不大合法，但結果，我們的照射隊，終於捕捉着目標了。

月光仍是明朗的，五六個探照燈光，只像一些影子在天空中閃動。但誰都能看見，約三千公尺的高度，在兩道光交織成的光網裏，六架敵重轟炸機，像幾條笨滯的大魚在游泳着。

兩條白光托着這六架敵機，另外的光在空中搖曳搜索，等到在其他的天空中不能再發見什麼東西，於是所有的光都集中一個焦點上，托着這六架敵機前進。銀白色的魚肚，這時變得更明亮了，閃閃耀目。

半分鐘後，空氣從極度靜寂中，忽然非常熱鬧了，閃閃的火光，隆隆的炸彈聲和高射

一聲，震得天翻地覆，樹林裏的宿鳥被驚擾了，它們嚇得在空中飛舞，吱吱地叫。

炸彈從大魚的肚子下面掉下來，小西門一帶的地面上開了花、火、鐵、血——這是祖國人民的血肉之花啊！

高射鎗砲在「通！通！」的發吼，機關鎗的彈道，黑夜裏好像是青黃色的點線；機關砲吐着連續的子彈，也像一條條紅的綠的蟲，一串串起勁地向敵機密集地飛去。但大口徑的高射砲，如同黑暗裏立着的一個咆哮的巨人，另有一種作風。砲口一亮淡綠的火光，子彈音隨着震耳的砲口音劃破了長空，隨着音響仰頭一望，在敵機的身邊，就可看出閃閃的爆開了火紅的花朵，又壯觀，又美麗。

敵機隆隆地由西北來，在城南上空右轉灣，向正北飛去。

這時第二批敵機已過湘潭。

我們的士兵有一個被高射砲的彈片擦傷了。另一個報告：「炸彈落在附近，距離二百公尺。」

一個鐘頭的靜寂，大家呼了口氣，站起來舒伸了筋骨。她們又恢復了甜笑，健談。

第二批的三架敵機，大約正是午夜時候，由北方飛來，遠遠的在衡陽城西飛過，左轉灣投彈了。

這一次，我們燈光變暗了一點，馬燈不一會，它就十分明顯地抓住三架敵機。斜距離

漸漸縮小，它們像懸掛在空中似的，忍受着彈丸的鑽刺。

漫漫的秋夜，在月光之下，在民衆興奮恐怖呼吸中，又一個鐘頭滑過去，開始了另一個日子。王氏姊妹十分疲乏地靜默着，即使我們還如們說話，她們也只在疲乏的臉上強笑了一下，接着又低下頭去，坐着打盹去了。秋夜的涼氣更深入，大家顫抖着，忍受着這多露的寒夜。

零點四十九分，電話響着，「第三批敵機過衡山。」又過了十分鐘，敵機漸漸飛近，但航路並沒有過這兒，我們聽着，聽着，聲音漸漸由西北移向正西，西南，好像又遠去了。有個年青的士兵在笑：「得駛良彈是新到的牌小鬼！」

不料它又折回來了，仍是由西北進入的，六架。炸彈從老遠的地方丟着，由西北向東南，正炸着××路和××路的平分線。地面噴發了墨紅的火焰，我們每個人的心噴發了忍不住的忿恨。

敵機被照着後，誰也不肯放手，高射鎗發聲得更密了。敵機右側三架，隊形分散，這不是疏開，而是被射傷的徵兆。向東邊飛去，但總被我們的亮燈射着。果然不久來了電話：「似乎有一架機，着火降落在東部的山地。」

一點三十六分，飛機六架，第四批由正北闖入衡陽，我們直懸在敵機的航線下，一陣炸彈下來，低空的雲頭更濃了，女人們驚得叫起來。

這真是漸愧的事，敵機發彈後纔被一個燈照明，我們是太遲了一步啊！敵機飛過頭上，被烏雲遮住了，但被發射得厲害，看得一架飛機，着火下落了。

第五批也是最後一批敵機，和上批相距僅十五分鐘，也是六架，由西北來。這次我們的防空部隊更小心了，當它被我們照明了以後，就遭受了集中火力的射擊。炸後的烏雲散天空，阻礙了我們的視線，但當煙雲散開時，我們便看見，敵機的隊形已經散亂得不成樣子，每架敵機，都盲目地向後方發射着機關鎗，子彈像火星般落下來。可是有兩架機却呆笨地落後了，降低了，似乎火葬在三湘七澤的山野中。

復仇後痛快的情緒，民衆們都拍手歡呼。

二時二十分發出解除警報，我們護送着被保護着的「戰地雙雲」，睜眼惺忪地回到她的家中去。

第二天，證實昨夜與敵緊張的一幕立體戰爭，我軍共擊落敵機六架，一架墮於張孟寺，一架焚燬於大堤附近，一架焚燬於澧流市，一架則墮於衡陽城東南約十公里之處，二架墮於衡山附近。

這真是一個奇蹟！一夜中擊傷擊落敵機二分之一，二十九發敵彈，命中了敵機兩架！雙十節的一筆偉大禮物。

一九

近來戰局方面發生很大的變化，自從廣州於十月中旬失守，我軍於十月下旬退出武漢以後，人心方面，發生一度動搖，這種人心的浮動，是因為對於抗戰的信念不堅之故。

我們看清了當前的局勢，對於戰爭前途絕不必悲觀。廣州是臨海的地方，我們的海防不充實，沿海各省隨時可失陷，這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我們所爭的，不過求得較慢，並要敵人付相當的血肉代價而已。至於大武漢，它在抗戰中已盡了它最大的責任，敵人爲了奪取武漢，他調動了十幾個師團的兵力，四面八方包圍而來，在敵人死傷二十萬人之後，我們在有利的狀態下自動放棄武漢，移轉兵力於有利地帶，這是可以悲觀的嗎？何況廣州失陷之後，粵漢路已失去其聯通國際的價值，武漢已失去絕對的重要性呢？

我們的動搖，是對於抗戰信念不堅決之故。

現在是十一月，總理誕辰的一天快要到了。在這個戰事逆勢人心浮動的時候，我們須要鄭重紀念總理誕辰，殷殷總理建國主張和效法總理堅毅不屈的精神。

十一月十一日，我在衡陽機場，和××大將張分隊長談話，突然，奉到空軍首腦部的命令：「派×××飛京謁陵，須於總理誕辰上午達成任務，當日飛返。」

我要求飛機分隊長一同去賄賂，他答應了，約好第二天清晨X時在機場聚會，即時起飛。

一夜沒有好好地睡着，只想着第二天的巨大而神聖的任務。眼睛一閉，紫金山側的總理陵寢，就在目前，然而我們的「墳地」，我們的「耶蘇提冷」，都被狂風胡亂，裹攆得一塌糊塗。在那裏，總理這靜靜的躺在那兒呢！我們忍令我們的國都，我們的國父陵寢，長時期地淪陷在敵人手中嗎？

起來，全中國的兒女們！前進，全中國的軍人們！把敵人驅逐出去，光復我們的首都，讓總理們還葬得以安息。

第二天一早，我便趕往機場，在晨光熹微中，我們坐上一架前後座的X×機，馬達開動，在跑道上迎風疾馳了一會，便凌空而起，在機場上空兜了個圈子，直向東北方向飛去。這樣子，比起民航機來，靈敏而迅速得多了。我只覺得身體一沉一沉地，我們在爬着高度，直向東方的鮮紅的光明而去。

我向下面看着，下面是一股清晨的水汽，把一切的山水田野，都遮沒了。飛了半個鐘頭，我們還沒有透過雲層，看了看錶，已經快七點鐘了，我想和前排的張分隊長說話，但因為馬達聲音很響，說話不易聽得到，而他又在聚精會神地，用目前視，駕駛着飛機，我探怕耽誤了他，所以也只好沉默了。

今天的天氣很不好，雲層很厚，七點半鐘了，還不見太陽，我決定今天是一個陰天。這一帶，沒有什麼高山，也許這是張分隊長安心前進的原因吧！要不然，為什麼不飛越雲層上面呢？

正在這樣想時，張分隊長果然拉着駕駛桿，使飛機更高了。這時飛機一沉一沉地，馬達發出像汽車上山似的聲音，機身動搖得很甚，使不常坐飛機的我，覺得很不舒服，前面的牛奶般的水汽，好像充塞着整個的宇宙，渾無際涯。我不知道飛機究竟是在降或在升，只看得高度表，指着三千呎，……四千呎，……五千呎，……六千呎。

前面的雲層慢慢稀薄了，日光從頭上的青天中射下來。一會兒，飛機離居厚厚的雲層之上，好光明啊！仰望是一碧青天，好像洗過一樣，一輪紅日，比天上分外光亮，溫熱。俯視是雲層如海，在日光的直射下，像潔白的棉花鋪設一樣，在陽光側射下的遠處，白雲略帶青色，像是淡青色的雲海，更是美觀動人。

飛航的時間，差不多二小時餘，我想，那美麗的洞庭湖，秀俊的廬山，想必都在雲封中越過了。這時候，下面的雲層慢慢稀薄，飛機也慢慢降低了高度，這時看見下面蜿蜒如帶的長江，江中隱隱有零落的沙島。這樣又飛了十多分鐘，飛機突然從高空直降下去，馬達放出豪放的聲音，我只覺得眼花繚亂，耳朵受空氣的激盪，十分作痛。這時看見遠遠有一個白點，張隊長在前面回首示意，一會兒，這白點漸漸放大，看得很清楚，原來我們已

到了首都的上空，前面就是那白玉砌成似的總理陵墓。——這時是上午八時四十分。

飛行高度降到一千呎，美麗的首都全景，都觸入我的眼簾，整整隔別一年了，那些高大的建築，和如棋盤的馬路，多面熟啊！但現在這聖潔的首善之區，却給胡虜遮蔽了，在空氣中，我好像嗅到下面一股腥羶之氣。

從上面望下去，城市的大部都被蹂躪不堪，綺麗的玄武湖，也完全荒蕪了，沿着那婉婉不絕的石頭城，我不禁俯仰歎息！我們飛在陵園的上空，陵園差不多沒有什麼變動，還是那麼潔淨莊嚴，襯着燒毀了的陵園新村，更覺得巍然峙立了。

我們在陵園上空低低地飛一匝，向陵寢虔誠致敬，然後，搖搖擺擺的兩翼，向陵園告別，升高至二千呎，俯視大校場機場，只見機場上停有敵機十餘架，但有一半一看而知是偽裝的。

這時，忽然在我機的尾部，發見兩朵黑烟，開出來像黑色的牡丹花一樣，飛機受空氣的激動，非常搖擺不定，我看看張分隊長緊緊的後影，把飛機升入雲中，纔想到，這一定是敵方的高射炮，我機飛得這樣低，盤旋得那樣久，一定是被敵人發見了。

盤旋着西南方，升空到五千呎的高度，張分隊長回轉頭來，向我愉快微笑着打一個招呼，我也同他以淺笑。

回來的航程中，天氣變好了，飛得分外輕快。眼看著無邊的田野，在腳下緩緩過去，

青綠潤滑，好像畫家把顏色調在一塊板上，然後把它揉成長方形或長條似的。我對照地圖，看着下面，只見廬山和鄱陽湖從脚下輕輕溜過，一會兒又看到洞庭湖畔的湘水和岳麓山了。兩點鐘後，南嶽在望，五分鐘後，我們看到了衡陽，於是便握著駕駛桿，像天旋地轉一般，我們迅速地降落在機場上了。

五小時多的時間，一千五百公里的路程，我們「獨使」回來了。我和張分隊長分別，帶着一顆愉快的心，拖着一雙在空中坐得過久略顯麻痺的發硬腳，回到寓所去，剛好是進午餐的時候。

忍着耳朵的疼痛，我見着每一個人，報告我今天飛京調陵的經過。

二〇

今天我們又奉到命令，限於十五日以前，遷往××。

在衡陽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現在又將和這個古老的城市離別了，心中不無悵然。

湘桂鐵路已經通車了，我們決定取道桂林、重慶，以達××。湘桂鐵路的乘客非常擁擠，我們費了很大的工夫，纔購得了客票。於是，我們和衡陽正式告別了。

在臨行的前夜，聽到長沙大火的消息。長沙的災民，繼續到衡陽來。敵人離長沙還有

四百餘里，而我們自己放火把長沙燒得精光，負守土之責者實在太不沉着了，我們還須在抗戰之中，不斷地學習，多多的磨練。

這條貫通湘桂的鐵道線，是抗戰後纔興築的，從開工到築成，不到一年工夫，這是很足以自慰的事。因為這條路完全是徵工築的，表示我們在艱苦抗戰中，還有強大的建設力，同時也表示戰時民衆力量的偉大。——約說在廣西的一段，農民競爭築路，都在限期以前完成。

這是一條齒女路，車輛都是各國有鐵道撤退的車輛，所以上面都漆着「哀鴻」「津浦」「隴海」等字樣，不費一個圓有鐵路火車的展覽會。因為路基還不很堅，所以行駛比較遲緩。

我們是在晚上上車的，上車不久車就開行了。我們坐的是頭等臥車，是一輛津浦路的藍領車，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就只是車內沒有水電，沒有餐車。因此，一直餓到第二天夜間，纔抵達桂林。

車行沿路非常荒涼，一半因因通車未久，沿線尚未繁榮的緣故，一半也是因為車行所過，都是民貧地瘠的處所。

車子抵達廣西境，意外的風景線顯然變得更樸了，一座座的小山，都是奇形怪狀地，隨地屹立，這是廣西山水的特徵。

午夜入桂林。桂林車站離城有三里之遙，當我們進城時，第一個印象就非常滿意。在城門之外，有一個入境詢問處，幾間木架的草棚，半夜裏還是燈燭輝煌，許多人在辦公，對於每一個入境的人，施以檢查並登記。

進城時已經夜半二時了，平坦的柏油路，繞着這小小的城市，平平的房屋，顯得非常美麗，清靜。當晚我們就宿於樂羣社。

樂羣社是廣西軍政界的一個俱樂部性質的旅館，裏面有餐室、浴室、咖啡店、彈子房，設備不過於宮麗，但人處其中，有舒適之感。我們在這兒住了有兩個星期，候車赴重慶轉××。

桂林山水甲天下，這是前人贊美桂林的一句話，今日看來，桂林的山不過神奇，而不偉大，桂林根本無水，所以說到山水，恐怕要推陽朔。但桂林的山，大都是有洞的，如七星岩、老君洞，我們都遊覽過了。七星岩這個巨洞，其實闊深遠，國內恐無其匹。在這個「山不在高有洞則靈」的戰爭時代，桂林有這許多天然的防空洞，市民對於空襲可以避免不少犧牲呢！

在歐亞公司，購得了十二月二日飛重慶的客票，在十二月一日，桂林却開始了空前的空襲。

時間是上午十一時，二十餘架的敵機，分成數批，在桂林上空往返投彈，一小時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空軍一年記

全一冊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編	著	克	明
發行	人	吳	乘
印刷	所	正	中
發行	所	正	中
		書	局

1215

本，全

5/1

復



中華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案亦證圖字第六八二號



本紙國
0.50.